

五十二

18  
214  
52

時務報

第五十二年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18  
214  
52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館印售書報價目

以下各種書報本館及各代辦處均可向購

丙申年舊報

起一期

合訂三冊

取值二元五角

縮印舊報

起一期

合訂六冊

取值二元五角

丁酉年舊報

起卅一期

合訂四冊

取值三元

其十八至三十期之原本報因所存已無多故無合訂之本

丙申年舊報

零售

每冊

取值一角八分

光緒會計錄 每部二冊 取值三角 是書爲李亦園秋曹希聖所編於近日度  
支出入臚列最爲詳明雖已付刊而流傳不廣本館特付諸石印以公同好  
中國工商業攷 每部一冊 取值一角 是書爲日本南溟繩方所撰中國工商  
之業向無專書此書於中國工商盛衰之源頗能中肯留心時務者不可不考也  
故本館特屬古城貞吉爲譯中文以公諸世

日本學校章程三種 每部一冊 取值一角 是書一爲日本學校制度一爲日本  
高等師範學校章程皆古城貞吉所譯一爲日本華族女學校規則則駐日  
欽使署中東文繙譯官所譯也中國近日實以開學校培人材爲先務日本近在  
同洲足資規仿故特彙爲一帙以資參考焉

隨輶游記 每部一冊 取值一角五分 是書爲吳君挹清與鳳君瑞臣彥君琴  
堂所撰凡法國各埠製造船澳水師天汽砲臺形勢學堂皆親見而詳記之法人  
強盛之跡畧見於此是亦中土反觀之一助也

俄屬游記 每部二冊 取值三角 是書爲英人蘭斯德所著楊星垣觀察樞莫

力侯大令鑑藩同譯於俄人所蠶食諸部言之綦詳復經李芍農侍郎沈子培比部詳考史籍疏通證明注於眉端講求西北輿地者必有取於斯

代數通藝錄 每部四冊 取值一元 是書爲陽湖方子可愷所撰算法理至深蹟雖出以淺語學者每致望洋西法漸興蹊徑特異要其公理不能懸絕是編畧如屈氏九數通考之意而精深過之初學尋繹漸進不難立臻上乘近今各書或互立門戶或繁簡失宜未有如此書之適用者也茲代付石印以便學者

氣學叢談 每部二冊 取值二角 是書爲傅蘭雅華若汀兩先生所譯述專考明風雨表寒暑表之各源流并論各器之利弊及其造法用法且將空氣壓力之理證以化重幾何各學明白曉暢講求格致者不可不讀之書也向未刊行茲爲

付石印以公同好

天文歌畧

每部二冊

竹紙取值二角四分

地理歌畧

每部二冊

竹紙取值一角六分

錄已寫樣未付印各書

升恭勤公藏印邊務錄

英國印花稅則

英倫巡捕章程

華盛頓傳

寶星攷畧

附錄中國在歐開辦商務節畧

時務會課文編

英國律義

已譯未成各書

美國政書

日本新政史

附錄法國律例

泰西新政史

西國陸軍制攷畧

萬國通商史

陸戰新法

幾何快讀

# 中華民國報

本期增送格致新報章程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

第五十二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時務報第五十二冊目錄

論膠州被占事

錢塘汪康年撰

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續第四十七冊

錢塘汪康年撰

恭錄

論旨

總理衙門奏京員設立通藝學堂並援案准予獎勵調考片山西巡撫胡奏晉省籌辦礦務擬先修鐵路摺

兩湖總督張檄飭江漢關稅務司設立廠所整頓茶務札附試辦兩湖製茶公司章程

西文譯編

中國時務論各國於東方用意所在

中國商辦借款

滿洲鐵路

記駐膠德

水兵被戕事

記俄兵艦抵旅順事

南洋營務處告白

西江安南

商務總論申茶運銷外國大數

外國時務論英日俄聯盟保護中高

俄英

重慶鹽火井論信隆案續聞

日本開

日在高麗交涉情形

推論英法

彼此不占舟山之密約

日本度支

論日本度支

中外雜誌

路透電音

中國東邊沿海圖畧

俄文報譯

彙譯俄報述德占膠州又俄據旅順英據大連灣事

中國定造快船下水

悉

畢利鐵路經費

東海濱省添造兵房經費

日本新定水師官俸

日本津貼

郵船公司確數

會報

不纏足會廣議續第五十冊

不纏足會商例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續第四十九冊

桐鄉張坤德譯

論膠州被占事

錢塘汪康年撰

丁酉之冬我山東膠州之盜戕殺德國二教士於途中朝諸大臣方聚謀所以弭變之策俄而德水師提督遽以兵船闖入膠州灣脅奪膠州而據之我與德使臣往返商辦卒許德租膠州九十九年爲期賠恤教士二十萬蓋因盜殺教士而割地又未嘗一戰而卽割地皆始於此辱未有如此甚者痛亦未有如此甚者前釁未已後患方滋然而我國士大夫咸曰自乙未與日本訂約以來我國勢力愈爲外人所窺而地方官又不善先事豫防匪盜內起強敵外乘其運數使然歟汪子曰嗚呼是我治外交之大臣相與拱手而奉之也又糜日積月遷延醞釀以成之也何以言之德之甘於首禍也其果因教士之役而始然歟抑其先已有見端歟夫德與俄法爲我爭遼東於日本也俄法咸得大利於我而德無間焉然則德之不能釋然於我抑可知矣吾聞德使臣嘗以是請於我譯署王大臣王大臣不能對但權詞謝遣之已而德又請福建之三沙於我當是時王大臣苟知失計於俄法則必思所以處德夫德之不可以術羈而說給也豈待智者而始知哉而我王大臣咸蓄縮不卽爲計如是者累數月使德積怒蓄怨於我致釀成膠州之巨禍此不能不爲治外交之大臣咎一也山東巡撫李公清正有餘才識不足平時措論以不談洋務爲要術以得罪外

人爲至計。迨禍機猝發。李公無術抵禦。但云如有兵禍。請自任之而已。前西人久爲我慮之。見萬國公報而當事不察。方倚爲柱石。使久處海疆。此不能不爲治外交之大臣咎。二也。我之兵力微不足禦。德固也。抑思德之兵船可過太平洋者僅二數艘。德之兵船來至我國。須兩閏月。夫德人乘此小隙。遽發大難。其欺藐中國。實已至極。我如毅然絕彼使臣。宣其無禮之狀於各國。且告以必不得已之故。以示將舉國致死於彼。則與我同禍福之國必將起而助我。或謂我積弱如是。何足給西人。不知惟新創之後。正宜竭力自張。以示不測。且民惟無用。用則上下張奮。九敗猶冀一勝。不用則氣日餒。心日弛。必日割以至於亡。是則必戰之故。一言可決。即不能然。不如聽其自佔。而勿遽與訂約也。蓋戰而割。猶勝於不戰。與而不訂約。猶勝於訂約而與。而王大臣漫不加省。事事聽從。如響應聲。但顧偷目前之安。不虞貽日後之戚。此不能不爲治外交之大臣咎。三也。今德事未已。英俄諸國繼起。迭至。大禍之來。未有窮極。我王大臣弭患無術。善後無方。而當事者身當大咎。惟自歎遭逢之不幸。苦規避之無策。其所以報國恩謝天下者。惟涕淚數行而已。豈不哀哉。

其尤可駭怪者。又有四端焉。夫詢謀僉同。古有明訓。今縱不能開議院。集衆長。然外訊疆吏。內咨賢達。旁及使臣。亦豈不可。乃當事者守諱莫如深之謬說。凡外人需索之端。及交涉中變幻情形。咸秘不使人知。維時我新簡使德大臣呂公。停驂滬上。迺翔未去。然則和戰之機宜。豈不當使彼參與乎。而所有消息。絕不相告。惟日催其進發而已。甚至疆吏數千言之電奏。亦置不覆。方謂者臣碩輔。必有深謀妙算。足以雪國恥而解敵氛者。已而租地賠款。仍尋曩轍。斯可駭怪一矣。當茲主憂臣辱之時。宜有臥薪嘗膽之象。雖在興國。猶屢辱亡齒寒之憂。卽茲黎庶。亦懷棟折榱崩之懼。以草野竊窺。必有日不再食。憂形於色者。乃聞中朝顯達。唯諾如恒。芻豢不徹。憂患積中。而趨蹠無改。外侮疊至。而鐘鼓猶懸。不知者驚其度量之過人。其知者識其家國之無意。其可駭怪二矣。夫天下縱有不治之證。爲人臣子者。斷無坐視之理。前車既覆。則更端可也。自忖不能。則避賢可也。乃當事諸臣。惟思諉過於從前。不思彌縫於事後。上者以互相諉卻爲工。下者以仰窺意色爲事。推原其意。蓋謂獨建一策。而身執其咎。不如與衆上下。而共分其謗。非以自祈速死爲智。卽以獲援大國爲忠。其可駭怪三矣。以德之要求如彼。以我之允從如此。主其事者。卽幸逃大責。亦宜引爲深恥。乃風聞中朝諸臣。互相容恕。方且謂論辯之尙工。欣調停之有術。蓋不能轉禍爲福。而尙欲諉過爲功。是非心術之盡喪。卽疑狂惑之失度。其可駭怪四矣。由是觀之。今日之患。不在外侮。而在內治。不在草野。而在政府。內之則持祿養交。傳爲秘訣。外

之則從臾迎合。習爲固然。聚數千百庸瑣之徒。而一二入爲之魁。將使吾四萬萬之生靈。數十萬方里之幅員。日漸月滅。以至於盡。我民聞之。能不深痛乎。

或曰。膠事既定。辱國喪地。貽後來之口實。啟無窮之窺伺。且風聞德人。以我國未盡允從。尙有挑剔。然則我當國之人。茹痛如此。其必盡改舊轍。聿新百度乎。日。奚其然。奚其然。夫柄國之人。治外交則甚拙。欺明主則甚巧。問一心則不足。遏衆口則有餘。夫所謂辱國喪地云云者。自吾儕觀之。則如是耳。若彼所聞於上者。豈如是乎。彼不日辱國也。必曰我之待德。本當同於英俄。然則德旣求所應求。我自允所當允矣。彼不日喪地也。必曰租界屆期。即可見還。然則固可以久假不歸之虛券。作爲到期歸還之實事矣。明知此案一定。必永爲規式。而猶必曰以外不得援例。而不知日後各國之援例。自若也。不能獲各國之公議。則必曰不願別國干預。而試問從前之許人于預者。何故也。且向來奏此數事。雖事已破裂。必言久經料及。以見其明。言再三辨駁。以見其力。於所駁之小節。則張皇詞語。以示盡力。於所允之大端。則遷就字面。以期掩飾。並當言取旨於上。以示事非由己。遂使國事百敗。而藏身甚固。心術盡喪。而文則周密。以虛詞示謀國之忠。以美言作文過之具。使在上無可責之罪。旁觀無可指之疵。且於辦結本事而外。再奏行一二小事。即足以告無罪於天下矣。日。如是。不將見惡於外人。而何以未嘗爲外人所疵瑕乎。日。外人何肯然。夫外人者。固將同心協力。以安彼。而使己長權於亞東也。

或曰。今日之禍烈矣。在下者。但宜殫心竭思。言所應然。使上位之人。得以採用。何宜深咎既往。詆訐過失。激怒上官。而自取罪戾也。日。嗚呼。當今之時。汝謂當微文巧言。以取尊榮乎。抑當極言深說。以冀上之悔悟乎。夫言所應然。宜也。言所不應然。亦宜也。彼能改其所不應然。始能行其所應然。若漠視如故。粉飾如故。則雖日晤以處置之善策。猶奏雅樂於聾俗也。今乃謂但當言所應然。是則謂發言者。宜用勸而不官用規也。且今之爲政者。法語固不能改。卽巽言之。亦豈能繹乎。若夫急事而緩言之。重事而輕出之。今之言者。優爲之。我則不暇矣。聾之火發於庭。而彼昏方酣睡於室。疾呼之。猶恐不覺也。汝謂猶當糴徐委婉以出之乎。

論華人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續第四十七冊

錢塘汪康年撰

一日宜立商會。及商務報。以興商務也。西人於本國商務。皆由商會主持。凡官設商律。定稅則。皆必與商會相商。故商會之權最大。中國則不然。凡各大埠。皆西商爲主。而華商聽其調度。凡市面行情銀價。一皆聽命於西人。可不深悲也哉。又中人之性。欲速之念多。而考求之功少。故始則鹵莽而爲之。覩其一敗。遽倉卒而去之。而市面

且大爲震動又創辦之始彼此無從相知故每多同日並建以致僭覆前此之倒閉者比比然也故必立會以集商議以重商權又必立報以考究各處行銷何物及各物之行情又凡新創行棧必登之報使人共曉如此則商務漸有起色矣

一曰於歐美大都市設立中國公司凡華商欲售物於外國者先寄樣於公司審其可售則使依樣發貨函於公司及貨出則酌提若干爲行用其制約如在中國之洋行前時嘗有爲之者以折閱而止後遂無敢爲者然彼以立法不善用費過鉅所致非不可爲也蓋必如是則華貨始有行銷之法免抑勒之患至若特造輪船爲運貨之資則當在公司大效之後非一時所能辦矣

一曰宜設生物陳列所手製物陳列所機器製造物陳列所凡陳列所有五益比較以知其同異陳設以知其美惡巧者得所勸拙者知所效購者知所擇故東西各國皆競爲之中國各處物產至爲豐盛而卒無一總匯之處使人難於考求故宜設陳列所於上海凡各處天生之物皆列於是其缺者隨時增入至若江西之磁器杭州之綢緝蘇潮之繡貨廣州之牙器皆精妙爲西人所鑿稱其餘尙有爲西人所不知者可於上海設手製物陳列所以觀示之中國機器之物必不能及西人若手製物猶有爲西人所不及者不得不以此彌其缺陷也至機器製物現雖不多亦以漸而

興但當區別仿造及獨創二者並由會中評察果係合式始准陳列並爲登報如此則人勸於興作矣

一曰宜於絲茶出口之地仿日本驗茶之法設立察驗絲茶所蓋絲茶等貨向無察驗之法於是苟且目前之商人不免以低僞各物攬雜其中西人藉此爲抑勒之地於是絲茶生意年虧歲減商人折耗日甚今宜由兩業中人設公所於出口之地選公正人嚴行簡汰凡絲茶出口必先送公所察驗有不合者卽行剔去合式者給以已經察驗之憑據每擔約抽銀若干爲察驗之費凡出口大宗貨物之屢爲西人挑剔者皆可仿此如此則商業庶有起色而西人無從抑勒矣

以上諸事有益富教宜所在次第舉行然今日之事人才爲要學堂雖根本之事然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必十年方能學成故所宜急行培植人才之法又有三端焉

一曰宜設政務學堂聞法國有政務學堂由商人籌款開設內分法律交涉理財商務四大宗今宜仿其法選已成才之子弟入堂肄業專以辦事爲主不以學業爲要不三年而彷行西政可得其人矣

一曰宜選畧通東英文之子弟赴日本學堂肄習學業中國大學堂旣籌建不易若赴歐美讀書不特貲費太重且路太窩遠若日本則數日可達學中所需每歲才一

百八十元。脩金及食宿均在內。而所學亦不遜於歐美。此固切近易行者也。

一曰宜籌款使通識之士游歷內地及各國。古人以游學爲重。西人亦然。故士之游歷者可取資於會中。游歷既竣。則以所得告於會中。或著爲書。或登之報。日本間有之。蓋游歷內地。則可察物產。審疾苦。游歷外國。則可察政俗。益智識。故不吝巨款也。

中國若能仿行是會。則游歷之人漸多。而風氣易開矣。

以上各節。皆民間所能自辦之事。所慮智識不足以及此。則力不能合。不能持之以恒。則不能持久。事前則考察不精。臨事則意見各執。創辦既難。未久旋罷。誠可虞也。故又宜立一總會。選各地公正明通之人入其中。凡地方有須興辦之事。必須由總會議其事之可辦與否。並其人之能辦與否。及其章程之善否。然後許行。並由總會助其籌款。又辦事各有人而考求稽察。則歸之總會。如此則事有歸宿。有稽考。不至使庸濫之徒。藉端斂貲。而外人亦易於相信。如是則民間知識漸開。學業漸興。商務漸盛。有志之士欲有所施措。則可得所藉手矣。

完

諭旨恭錄

十一月十五日奉 旨山東道監察御史著忠林補授分發河南道李企晟廣東道常穆直隸知府姚定元陝西知府劉濟坤江西知府林祖忻廣西知府張薰山東同知張祖啟雲南同知劉鈞河南同知楊士驥廣東直隸州知州王錫輝甘肅直隸州知州封啟雲河南知州林亮基陳其鑣廣東通判胡敦禮鍾宗英劉裕陔貴州通判張鎬江蘇知縣任迺震山東知縣楊毓麒山西知縣朱世美河南知縣凌劍浙江知縣海齡瞿鴻濩福建知縣袁英駢湖南知縣韓徵雋陳玉麟安徽知縣徐兆蘭浙江知縣徐元綏福建知縣金秉琮施文藻湖北知縣熊賓四川知縣錢茀鈕傅善陳玠廣東知縣任玉衡謝鴻鈞陳永輝陳錦春廣西知縣張光翹雲南知縣勞啟樹雲南鹽大使王光耀福建鹽大使吳楫何炳德雲南知縣陳鳴鳳首書田陝西知縣徐兆蘭浙江知縣徐元綏福建知縣金秉琮施文藻南鹽大使蒙泉俱照例發往工部郎中著德璋補授理藩院員外郎著祥瑞補授 定陵禮部員外郎著英棠補授兵部漢字堂主事著崇齡補授擬補盛京將軍衙門筆帖式豐裕著准其補授保送直隸州吏部主事李坦著交部記名以直隸州知州用俸浦江蘇淮揚海道謝元福著回任欽此○十六日奉 上諭御史張兆蘭奏各省常平倉穀州縣多有虧挪請飭分年造冊報部等語各省設立常平倉原爲有備無患之良法

乃近來各州縣往往有移新掩舊挪東補西是以虧欠之案層見迭出實屬不成事體  
著各該省督撫通飭各屬現在實有存穀若干變價生息若干每年分別造冊報部存  
案以備指撥越期報解不准掩飾騰挪以重倉儲該部知道欽此○十八日奉 上諭  
李秉衡著卽開缺四川總督著裕祿補授欽此○又奉 上諭四川布政使著王之春  
調補員鳳林著調補湖北布政使直隸布政使著裕長調補欽此○十九日奉 上諭  
鄧華熙奏在籍總兵修墓未竣懇請開缺一摺四川川北鎮總兵何乘釐著准其開缺  
欽此○二十日奉 上諭太常寺奏請簡員署理卿缺一摺太常寺少卿著崇勳署理  
奏參劾屬員請旨懲儆等語甘肅花翎候補直隸州知州王運元遇事鑽營不顧行止  
試用典史惠熙行同市儈營私漁利候補按司獄郭熾昌承辦釐務任聽書巡需索均  
著卽行革職王運元並著拔去花翎與惠熙一併驅逐回籍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陶模  
上諭陶模奏副將貪庸不職請旨革職等語甘肅儘先副將李縣恆營務廢弛所部馬  
勇數多老弱充數並有懸缺不補希圖侵冒情事著卽行革職並不准投効各路軍營  
以示懲儆嗣後各營如查有空額卽行懲辦毋稍寬縱該部知道欽此○又奉 上諭  
書正奏請將筆帖式再留二年等語杭州織造衙門筆帖式錫惠延蘭業經留任二年

應卽照例更換嗣後各織造衙門筆帖式祇許留任一次不准再留欽此○二十一日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本月二十三日所有進內當差之王公大小文武官員均著穿  
蟒袍補褂一日欽此○又奉 上諭溥倫奏左翼關稅一年期滿正額無虧盈餘未能  
足額一摺著戶部核議具奏欽此○又奉 上諭載瀛奏右翼關稅一年期滿正額無  
虧盈餘未能足額一摺著戶部核議具奏欽此○二十三日奉 碣筆惲毓鼎補授翰  
林院侍講欽此○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崇歡等兩次奏參扎薩克圖漢部落鎮國  
八阿育爾色德丹占扎木楚藉端索賄並擅離職守各節當經分別降旨將阿育爾色  
德丹占扎木楚革去盟長並扎薩克之任茲據理藩院奏稱該公呈訴被參寃抑與原  
奏迥不相符請飭查究辦等語阿育爾色德丹占扎木楚迭經崇歡等奏參是否果有  
寃抑抑係飾詞狡辯著貴恆到任後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又奉 上諭昨日道  
旁叩闈之河南民人王清泰著交刑部嚴行審訊欽此○又奉 旨福州將軍著增祺  
補授欽此○二十五日奉 旨工科兵科給事中員缺著張仲炘吳樹棻補授詹生熙  
魁著以文職用廣安著以文職用十月查辦前山西河東道奭良著外用前陝西榆林  
府神木理事同知薩炳阿著外用廣東廣州府理事同知員缺著額特赫補授內閣中  
書員缺著興全補授俸滿奉天奉錦山海道廷雍安徽太平府通判丁汝霖俱回任保

舉浙江補用知縣周諸貴州補用知縣徐釗俱照例用擬補兩淮板浦場鹽大使陳啟

勳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聯壽俱准其補授欽此

總理衙門奏京員設立通藝學堂並援案准予獎勵調考片

再臣衙門於本年正月間接據刑部主事張元濟等呈稱聯合同志分籌款項賃房開館學習西國語言文字請發給同文館書籍等因當經照准撥給在案茲於八月二十四日復據張元濟等呈稱設立學堂來學者多係京員及官紳子弟現在定立課程先習英文及天算輿地其兵農商礦格致製造等學俟洋文精熟各就性質所近分門專習伏查二十一年十二月總理衙門議覆御史陳其璋推廣學堂一摺准令官紳集資創建奏明辦理今試辦半年規模粗立來學者衆自應援案呈請具奏並援案請將學堂敎習比照成案酌給獎叙暨學堂成業學生仿照廣方言等館學生例調考錄取等因臣等查近日中外交涉事宜條目日繁需才益亟僅恃臣衙門之同文館上海之廣方言館廣東之同文館及南北洋閩廠學堂數處學生有限誠不足應各省之取求前議推廣學堂通行各省而官紳創辦尙屬寥寥該員等居京師首善之地籌款設立通藝學堂自行講習造就人才留心時務志趣實屬可嘉其所請酌獎敎習一節應比照安徽成案畧與變通擬俟二年期滿著有成效由該學

堂出具考語稟由臣衙門核辦有官人員准其保加陞階無官人員准其作爲監生一體鄉試再留三年始終不懈准以府經歷縣丞歸部銓選其成業學生情願投効同文館者應准其隨時報名聽候調考惟必須由該學堂出具憑單將該學生所習何業成就分數考試等第詳悉註明由同文館查核再行調考以防冒濫所有京員集資自建學堂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同日奉硃批依議欽此

山西巡撫胡奏晉省籌辦礦務擬先修鐵路摺

奏爲晉省籌辦礦務擬先修鐵路以通運道而擴利源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晉省煤鐵之利甲於天下潞澤平孟等處所產最旺而質亦最佳誠宜及時開採以興礦務而佐國用臣到任後迭奉諭旨飭辦卽經詳加體察妥爲籌議並將派員查驗礦苗總核運費俟確有把握再行集資試辦各情形奏明在案嗣各屬呈送礦質復經分寄津滬各廠化驗據稱煤較開平鐵較大治均有過之無不及其鐵質之最精者並可敵外洋紅色棕色等礦若能仿照西法購機設廠鎔鐵煉鋼獲利必倍徒以太行艱險不能遠道運售欲圖暢銷非修鐵路不可節經調派洋工程司分赴潞安平定等處詳細測勘據言東陽關及四天門兩路皆可設法興修惟出境後仍須

由水路運津而直省河道淺狹節節阻滯所費不貲以致迄未定議現幸蘆漢鐵路不日動工晉省亟須趕築支路或由潞安至邯鄲或由平定至正定與之相接即可暢行無阻且與海軍衙門核覆張之洞原奏亦屬相符誠以鐵路爲自強之本必須支幹相連方能合成西北大勢又不僅爲晉省礦務計也惟所需經費過巨專恃本省集股斷難有成計惟有由外省殷商包辦可期迅速現據京師皖粵各紳商情願自行籌借洋款由商務局呈請來晉設立公司攬辦礦務鐵路並聲明所貸之款概歸商借商還無庸國家作保每年所得餘利仍酌提十分之二歸公作爲報効遇有軍需賑務調兵運糧均照常價酌減等語查核所擬辦法尚屬周妥且借洋款究與集洋股有別與總理衙門通行亦不相悖擬請卽歸該商等承辦冀可大興礦利有裨時局如蒙俞允臣仍當調驗合同察其款項是否屬實辦法有無流弊再行發給憑單以昭慎重其一切詳細章程屆時再行飭議由臣核定後分別奏咨辦理所有擬修晉省鐵路以興礦利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鄂督張檄飭江漢關稅務司設立廠所整頓茶務札

爲札委事照得茶葉一項爲中國出口之大宗漢口一鎮又爲各省茶市之樞紐年

來中國茶利逐漸衰落各商累耗鉅資殊堪憫惄查中國種茶之佳地無匹徒以株守舊說不知變通栽種既未合法焙製又復失宜遂爲洋商所厭棄若不亟圖變法何以挽利源而維商本惟是栽種必明化學焙製又須機器非合各富商之力糾股設廠延請洋人督率教導未克奏功查江漢關稅務司穆和德於茶務日擊情形深明利弊極願爲中國茶務謀補救之術本部堂實深嘉許合行札委該稅司籌畫種茶製茶之良法在漢口或產茶地方設立廠所延致洋人實力教導俾中國茶市日有起色其如何訪覓明白事理之富商商集股分以及如何購機製茶以成佳茗購地試種以期推廣并延請洋人酌雇印度工人以資教授各事宜統歸該稅司一人主持惟不得招附洋股倘經查有冒附惟該稅務司是問仍將辦理情形隨時稟報本部堂查核其有干涉地方各事如向民間購地及彈壓保護之類應由江漢關道協助照料無令掣肘一俟辦有端緒再行具奏立案合亟札委札到該稅務司卽便按照上項札行事理次第趕速布置該稅司實心辦事必不致有負委任切切特札

試辦兩湖製茶公司章程

一公司估計成本暫需銀八萬兩以一百兩爲一股每股先收五十兩下餘五十

兩俟下屆先期知會股友限一月內繳清如一月內不清再展限十日倘仍不繳

卽將已收之款。罰充公積存項。一入股者。必須中國殷實富商。不准洋商冒附。  
倘股友將來有轉賣情事。亦同一律。並須先來公司聲明允准。可方換給摺票。  
一公司督辦一人。江漢關稅務司穆。凡公司一切用人辦事。皆歸督辦主持。如督  
辦有事公出。可請一親信之人。暫行代理。代理人如有貽悞責。在督辦。一公司  
設會辦四五人。一切事件。會辦可與督辦公同商酌。如有意見不合之處。仍由督  
辦作主。倘有貽悞。其責亦在督辦。一公司設立總辦會辦之人。卽由總會公舉。  
當未設總會之先。暫由督辦先擇二三人爲會辦。一公司股本。出自商集。一切  
悉照商辦。惟與地方官交涉事件。應由督辦照會地方官辦理。與會辦等無涉。  
一公司設廠之處。所有地方交涉情形。按三個月申詳督憲。一公司此舉。原爲  
整頓茶務。挽回利源起見。我同人皆可利益均沾。所有購機立廠。延聘茶師。及一  
切製茶種茶等法。由公司極力講求。除自行焙製外。倘有人願請本公司代爲焙  
製者。均可一律代辦。一總公司設立漢口。所有帳本出入。應用華洋文各一分。  
以便察核。每逢年底。總結一次。併刻清單。送各股友查閱。一公司辦有成效。必  
議推廣。倘須增添自股。應儘已入公司之股者。先行買票。賸有餘股。始可出售。  
一以上各條。係公司大概章程。一俟集齊股分。購機設廠。再定詳章。

西文譯編

湘鄉曾廣銓譯

中國時務

論各國於東方用意所在

倫敦接上海報云。目前東方情形。其北界將爲俄國所有。德旣據有膠州。是山東已  
歸掌握。法之所占。必在福建。中國當另立新國。建都南京。以英爲保助之國。然英亦  
必占據雲南湖南四川三省要隘云。按東方時局雖亟似尚不至於此。電言未免過  
甚難以深信。至於中國七省中。立一新國。歸英國保護。前者早有此議。恐非英人所  
願也。香港每日報西

神戶日記報載本國外務官。因東方時局已亟。著有論說。曰。俄德二國。挾其兵力。出  
與中國爭衡。蓋各有命意存焉。以俄邇年情形。致力於遼東一帶。欲求據爲已有。顯  
而易見。盡人皆知。而以我窺之。尙不止此。充其量。必使直隸所屬海口。凡有形勢之  
地。悉爲攘奪。迨實逼處此之後。則卧榻之餘。已爲他人鼾睡。而中國遂不得不遷都  
以避其鋒。夫而後乘機收取土地。隸入版圖。而高麗亦可歸其掌握矣。德之發難。在  
於膠澳。則其有志山東毫無疑義。惜其兵力不足。必求助於俄。始足償其宿願。故合  
兩國之籌謀。不獨有事東方。互相聯絡。卽在東歐洲。如土耳其黑海一帶之地。亦當

同利同權無分彼此也。此其故日本知之。英國亦知之。顧日本自中日一役以來籌兵增餉。自顧爲難。安有餘力出爲顧問。英國目前雖無舉動。大都已有定見。一旦俄德徵調水師。英必乘其未集之先。設法阻止。一面再留意二國。於東方或得有何項利益之處。英人亦必援例要求。以遂所欲。此外法國雖不能與三國另有異言。而亦不致落於人後。況其致意中國南方土地已久。屆時亦必深爲籌算。以最少之力。收最多之利。向中國割取口岸也。由此而推。則東方時局。固已迄無了期。而此番中德和約揭曉之時。恐卽羣起相攻之候也。不待智者而始知之矣。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九號

### 中國商辦借款

昨接北京確電云。申政府深勸皇上借用英債。所有英國要求各條。儘可允許。惟須英國擔保中國。不爲別國所欺。蓋恐俄國不願中英債款成交。或有欺奪中國之事。況觀法國情形。如俄於東方有事。伊必儘其所有力量扶助俄人。是以不得不預爲防備。至謂德國在京。並無袒護英國之意。則恐未必耳。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九號

又云。中國北京軍機處現已商有萬全之策。奏請皇上分向英俄兩國借貸。

### 一應要求之款。任英俄自行酌定。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二號

又云。駐北京英國使臣。於借款之事。並不踴躍。如果不成。伊卽按照條約所載英國應有之利。向中國需索二云。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二號

### 滿洲鐵路

據本館訪事人報稱云。滿洲鐵路之興。誠中國目前至計。自西歷八月間。有俄兵弁三十人。直抵吉林。嗣後來者。卽絡繹不絕。而中國年少之人。因此亦欲前往。學習俄國語言文字。所築鐵路。由滿洲至西伯利亞一路。已在開辦。功成可卜。惟告竣之後。必設法添築。直接吉林。方足振興商務。而擅全利。否則譬之振衣。未挈其領。於事終屬無補。蓋滿洲三省。吉林實居其一。跨有遜葛利江。所產煤木。不可勝數。非但市廛繁盛。足爲通商蓄萃之區。城建松花江之濱。易通至齊齊哈爾三姓。以及北滿洲一帶。有名緊要村鎮。亦無一非來往通衢。爲中滿必經之地。所慮者工程浩大。非欲速所可圖功。而前者有謂成之六年之内。今聞不能刻期竣事云。

中國總理衙門籌備巨款。設立鐵路公司。福建天津山海關二處鐵路。直至盛京吉林而後止。蓋因昔者訂立中俄密約時。內有兩款。一將來脩造鐵路。中國

或有不便經手之處。應准俄國籌費代築。一自營口至旅順支路。雖係中國脩造。惟須仿照俄國式樣。及應准俄人承辦。其意無非欲在後添建滿洲分支各路。接連西伯利亞。可以四通八達。莫之能禦。俄亦狡矣哉。幸中政府窺見其隱。決然舉行。以杜攘奪。有此定識。定力諒不致再爲俄人捷足矣。

鐵路經費大約需銀二十兆兩。合英金三兆鎊。爲數頗巨。要非借債不辦。中國政府特派胡京兆、屠芬爲總理。北京鐵路事務。則無論洋債本債。均須京兆籌畫。目前時局借款一事。尙易措手。聞已有美國富商願與成交。即以此項鐵路作抵。如果無人隱爲掣肘。不難如願以償。而中國商務以及政府。亦可利益均霑。至盛理少。宣懷本爲中國鐵路督辦。而中政府竟不委令辦理。實以理少。經手之事太多。未便再行兼顧也。太晤士報西十  
月二十號

記駐膠德水兵被戕事

駐膠州之德官兵。於某日接到卽墨縣警報。因專派水兵數人。前往探視。惟時已深夜。該水兵等不識路逕。誤入某村。扣門問路。見一老者。當卽拖之同行。在該兵原爲領路起見。並無他意。不料老者有子。尚在卽墨縣城根。開設烟舖。爲生是晚。因度歲來家。突見父被洋人扭去。未免心有不甘。亦跟蹤而往。及行近城根。又見所開烟舖。

內爲人搶刦。於是氣忿交併。寬無可伸。不覺抽刀。向一德兵猛斫。致將氣管斫斷。其時被傷之兵。尙能追行十餘步。手持洋鎗。向行兇人開放。一擊不中。遂仆地而斃。同行之兵。聞聲趕到。業已無能爲力。僅將兇手擒獲。連夜解送膠州拘禁。以便定擬。合觀以上情形。此次肇禍。實係民人私忿所致。與國家毫無干涉也。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五號

德新聞載。卽墨縣西城門。派有德國小兵官一員。領帶德水弁若干名。駐守盤詰。本年西一月廿三號。夜一點鐘時。該弁等均居城樓。看守城門。派一兵名舒爾茲者。在城門把守。被中國人所殺。當被殺時。同事之兵。均未目擊。及聞槍聲出視。但見該兵奄奄一息。倒卧血中。身傍倚有空槍。凶手已無踪跡。細察受傷情形。祇左額左頸。各有刀傷一處。似用刀由後向斫者。惟因血管已斷。未幾即行氣絕。當飛報本地知縣。傳到地保。就城門左近訊究。勒令三日內。將凶手拘案。果得如期拘到。據供本地人向開牛角店。是晚因查點店貨失竊。一時氣忿。遂致殺人。搜驗身畔。衣襟尙染血漬。其爲眞凶無疑。知縣已允死罪擬抵。詎地保反出言攔阻。而山東巡撫聞報。後雷致北京政府。亦並無果斷辦法。德水師因無抵命之人。遂卽按遵德軍例。訊問科罪。擬用槍擊斃。嗣經地保又出求情。故遵中例。於二月二號。由中國官傳令。如法押縛。當衆斬訖。並將首級梶示城門。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九號

記俄兵艦抵旅順事

昨日旅順來電云。現有俄兵艦三艘。及中兵艦三艘在澳外下旋。其前來之英國兵船二艘。已於上月廿四號。出口他往。目前情形。頗覺安謐。至傳聞謂有俄兵船三艘。寄碇大沽口。此言未必確實。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一號

俄羅斯水師。占據旅順一事。聞係德人占膠之後。總理衙門。即應俄使臣之請。專派通曉俄國語言文字之滿洲官一員。前赴旅順。代恭親王迎接俄水師登岸。並爲其辦理飲食啟坡等事。極形周到。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三號

南洋營務處告白

南洋營務處。於英二月七號。在北中國每日報報章之內。登有告白。其文曰。凡外國之人。不得進吳淞各砲臺操場之門。吳淞村左近之操場。外國之人。亦不得走近。凡外國之人。有拜客者。須將名片。交付看守之兵。引進。已先飭令看守等兵。護送至所拜之人住處。凡不守本局定章者。卽當送至南洋營務處。西二月十一日

西江安南商務總論

開闢西江通商條約。現已見諸施行。惟一應情形。目前僅見一斑。廣西梧州府。距廣

東省城二百里。係粵東西交界之區。自經髮逆騷擾以來。該處受創獨深。田廬人畜。毀廢一空。迨西人通商之後。貨船來往。而粵人之來此工作者。始日見其多。一時商賈輻輳。市面興旺。回首曩時。殊令人有今昔之感。惟詳察地勢。租界應在河之南岸。方得其宜。乃不此之審。畫界於北岸沙地。致費西商搬土墊木之勞。未免多此一舉。然此猶其小也。梧州潯州南甯。均臨江之地。咸可直達雲貴。使開闢西江口岸之時。更能直達南甯。毗連安南。非特租界之地。推廣四百英里。並可頓遂香港商人宿願。用以招徠生意。則其有益地方。當必十倍於茲也。

向來英人凡遇通商口岸之事。從不私爲己有。獨攬利權。卽以香港而論。一任各國貿易。往來通商運貨。利益均分。豈自私自利者所肯出此。乃法則不然。深恐雲南生理。不由海內。而由香港。隱爲香港攘奪。又欲謀占北海商務。使之逕由安南。於是剏建鐵路軌道。僅達安南而止。然英正毋庸畏懼也。該處子口半稅。旣藉英使之力。明定章程。值百抽二五。此外洋貨通行內地。概不征稅。有益商務。彼此業已均霑。一日鐵路有成。內地出產必多。英人但於西江上游設法推廣。自有不能阻撓之處。而法亦徒形其偏窄耳。

英國勒令中國。允以西江口岸。實與法人共爭廣西雲南兩省商務。安南新聞紙。曾

屢有論說。深勸法人開築鐵路。直達兩省。傳目前由西江至香港粵東之貨客。均由鐵路裝運。然查安南軌道並不甚長。而由布朗境至諒山。鐵軌甚輕。難容狹軌。昔年中國曾許法人鐵路。直接龍州。法人又勸中國改用狹軌。而中國官員以蘆漢所築之軌。均甚寬大。將來擴充至廣東。其式應歸一例。故未經照改。法人無可如何而罷。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間。因接連廣西鐵路。允由法商經理。遂於北京訂立合同。限以三年。嚴事後。據龍州稅務司報稱。廣西鐵路經行之地。一望坦平。興築不致爲難。且兩面均已造至河干。專待駕橋接濟。始知法人此舉。並非爲廣西商務起見。其真意直欲奪取北海生理。每年轉運。約可得銀三兆兩也。

據聞法商訂立鐵路合同內一條。有由南甯推廣而至北塞。北塞者。西江之上。流通船之極處也。以冀通行雲南。俾北海以內之貨。凡由梧州進口者。均歸掌握矣。而海內商務局。則以爲此事如成。於安南攻守情形。甚爲扼要。非獨通商便益已也。太晤士報西十二月八號

#### 中茶運銷外國大數

出口之地	運往之地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起 <small>英磅數</small>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止 <small>英磅數</small>
香港澳門	英國	六一七·六七四九	五八二·八七四五
上海漢口	英國	一七八〇九一八五	一四〇五八八三九

福州	英國	一二五一·八八六八	一二二三〇·九八九一
廈門	英國	五八·九四七八	六七·五〇八一
中國	加拿大 亞美利加	共三七〇·九·四二八〇	共三一八七·二五五六
中國	俄羅 俄羅	四七四七·〇九〇五	三九二〇·四五六〇
中國		二二九四·九一二三	一九四六·二三二九三

以上大數。均就各報摘譯如右。其無從考究者。未敢懸擬。本館附誌

#### 重慶鹽火井總論

駐重慶美領事歲報。重慶鹽井情形云。有所謂自流井者。其外間所見。不過數村。及屯鹽之地而已。詢之官場。據述自流井共有五千口。居民有二千五百人。製鹽之地。約計四方英里。旁有山。山有卡。係昔年石達開謀反時。本地紳民。建以駐防者。現則山之兩向。均有居民。

自流井之深。自二千尺至三千尺不等。出鹽無窮。雖涸無害。惟愈淺則出愈少。除自流井外。又有水井。火井。鹽水井諸名目。歷來考求之人。皆誤以爲鹽之美劣。由井而分。而不知非也。井雖有水火鹽水之名殊。然皆變化不定。有今日見爲水井者。明日已變爲火井。有午前見爲鹽水者。午後又變爲水井。火井無鹽之說。亦尙未確。不過

火升有遲早耳。當火初出時。雖井口祇圓六寸。而充其勢。可以損入毀物。每有煮鹽之鐵鍋。約重一碩餘者。爲火吹升空際。前某英人。以此火。卽西語所謂輕氣者是。雲縣之屬。又有孔井。距自流井約十五里之遙。出鹽不多。因無火井故。煮時尙需煤斤。遜於自流井者多矣。以區區孔井。而必費如許氣力。運至火井。再行製煉者。因中國鹽課。每年必於該處收稅若干。不得不此耳。自流井之鹽。名粒子鹽。孔井之鹽。名鍋巴鹽。每包淨重一百六十斤半。向來並不由船裝運。非無船也。由自流井上流一帶河道。皆有亂石縱橫。不能直達。故用竹規以代。聞其價甚昂。每一規計英金三千鎊。合洋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九元。鍋巴鹽則用馬驥。由陸路載至自流井。再由該處換船。繞銅城而達綠竹。換入江船。粒子鹽運費。每包錢一百二十文。至三百文。鍋巴鹽較少。每船可裝鹽十二引五十包。合重十萬斤。計英鎊十三萬三千鎊。大江運鹽之船。皆以此類爲限。不能增減。

煮鹽所得利益。土人秘而不宣。無從懸擬。惟有一人。曾言。每鹽一鎊。賺錢一文。其人每年可煮鹽三百引。則每年所賺。已得銀一千五百兩。在中國商務中。亦可首屈一指矣。現自流井有大商二二姓王。一姓李。王處有鍋四十只。每日出鹽四十引。粒子鍋巴並做。做成之後。俱在蘆州銷售。因是處有督銷官鹽局。每引售價。自

銀九十兩至一百兩。倘在貴州武川。售價約銀三百六十兩至四百兩。較官價約漲四倍矣。

自流井之旁。又有油井八口。均出煤油。倘以西法購辦機器。以代人工。則可取油多而需價省。無如油井之主。皆非富戶殷商。以致力不能辦。所最可惜者。僅恃人力。並無機器以鍊精其油。油色難期光潔耳。香港商務報  
西一月五號

信隆案續聞

上海一月十號來函云。信隆租船案中之江甯輪船。於昨早滿載煤油二萬箱。正擬由上海出口。開駛漢口。不料忽然沈沒。香港每日報  
西一月十九號

稅務司奉中國之諭。將江甯輪船扣留至十七月之久。客冬十一月。經信隆洋行電達南洋制憲。以該輪自脩造後來。往長江。歷十九年。極應收入船鴻。詳細察看。未經復允。惟令倢貨貿易。藉免糜費。於是就東碼頭裝煤油二萬兩。運駛漢口。論該輪倢腳。尙可再裝二千箱。不料倢後。船首壓水深英尺八尺六寸。而船尾竟深英尺十一尺四寸。昨早四下鐘。經船衆訴知船主。Petersen  
畢德生卽倩美國 O. S. Bent 輪船人衆。幫全將船稍油箱。趕緊起運。而船身下沈甚速。業已措手不及。蓋因距機器艙前六尺之處。船壳已開故也。除在船搭客遇救得生外。全船片板無存。水面僅有烟凶矗立。迨

至午後三下鐘。船之房艙始行浮起。離烟囱黃帶只隔四尺。大約因油箱被水漲開。以致沖激上升。聞船貨均經保險。故已設法搶救也。北中國每日報  
西一月十號

江甯輪船失事。現已設法撘救。大約十日可以竣事。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十號

#### 外國時務

##### 論英日俄聯盟保護中高

英俄日三國聯盟會議。保護中高交涉事件一節。至今尚未得確耗。然英國果能借款於中國。則英國雖不出名扶助。暗中必有縱橫自如之權矣。果爾。則各國爭端雖起。何難早日了結。俾不致再有意外之虞。豈不倅哉。況中國得此巨款接濟。亦可冀痛改積習。舉所謂整頓武備之事。一例實事求是以爲興復之機。高麗則不然。一切政治。非由外人經理主持。斷難望其振作。雖然。如謂三國會令之後。即可以齊心共力。枝節不生。則必不能。向年埃及議歸英法兩國會同辦理。其後竟不果行。即明證也。總之高麗不可與中國同日語。今英相沙侯究竟作何措手。英民無不急於探詢也。香港每日報西  
十二月十九號

##### 俄英日與高麗交涉情形

俄英日本三國。因中高交涉各事。疊次會商。現已一律妥洽。惟議妥之言。無從

探聞。所有在北之英水師。已駛回香港。而在香港者。猶未返北。北中國每日報  
西一月十號

俄羅斯國。已與高麗國王商妥。准在漢城修造俄教堂及俄學校各一所。並准由漢城安設電線。直通俄國。統歸俄人經手。不日即可興工。北京天津報西  
一月二十號

漢城來信云。傳聞高麗政治一切。將來必爲俄英日三國聯盟代理。如此。則俄羅斯應將現在漢城之各俄武教習。統行撤去。日本亦當撤其駐紮是處之兵。所有高麗陸軍練習之事。當於三國外。另行延請有教化之邦之人。爲之經理。政府亦須大爲更動。以免意見各殊。至稅員。應令前任之英人。及後任之俄人。會同辦理。日前駐漢俄使。已接到聖彼得堡來電。按照此意。和衷商辦云。神戶日記報  
西二月二號

高麗巡捕局。特派專探二人。分赴福山。望山二口。探聽各國兵船動靜。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二號

月三

英國水師。仍在仁川寄頓。久留不去。高麗人心。頗爲驚惶。因此分派密探。散布各處。通商口岸。哨探各國兵艦舉動。其高麗仁川總理局。並安設電語器具。直達韓城皇宮。俾韓皇得以隨時察知仁川澳內情形。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四號

##### 推論英法彼此不占舟山之密約

西十二月廿一號。印度接奉路透專電。謂近日巴黎傳言。英法兩國。已訂密約。載明

舟山口岸。彼此均不占據。按此等要電。如果實有其事。儘可傳布東方。何以僅及印度而止。細揣其故。大約因十二月廿號太晤士報推論東方時局而來。然觀該報所論。如果旅順爲俄所有。英國家斷不能視如無事。致傷兵艦威望。及商務利益。又日本既無退還威海衛之心。我國家尤當設法據有舟山。作爲停頓兵船之所。以期勢均力敵。互相牽制云云。似密約一層。不獨我等未嘗習聞。即該報亦尙未能明曉。向來國家一切舉動。惟該報消息獨靈。事無不知。知無不論。今於密約。闕焉弗詳。似未可據法人一面之詞。信其爲有。第揆之法人此言。似有來歷。要難憑空結撰。則又不能信其爲無。吾誠不解當時外部大臣。何以忽有此舉。致聚鐵九州。不能鑄此大錯也。如謂此等不應有而有之事。係昔年中法失和時。深恐舟山爲法所占。故申訂此約。以絕覬覦之心。則何弗思英法向無芥蒂。中英和約。既有英人保護之條。法雖欲逞志。又詎敢遽奪哉。如不然。謂欲據有他項利權。故不得不舍此就彼。以爲更換之方。則無論無此利權。足以更勝於舟山。卽有。亦應彰明昭著。俾衆周知也。卽此一端。可知近十五年中。我政府不能重視外交之策。舉昔人所百計圖維之利益。一旦均棄之如遺。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東方時局已將危亟。各國不免有起爭端之勢。而我袞袞諸公。倘果能振刷精神。力求維新。或者能免血戰之慘。而挽回大局。詎不幸哉。

香港每日報西

十二月三十號

### 日本開粧長江輪船公司

日本大坂商船公司。近在中國長江。開粧輪船公司。專運貨客。往來上海漢口。一帶口岸。始因招商太古怡和留難。以致招請買辦頗不易爲。嗣經駐滬日本領事。設法調停。方得各事就緒。聞該公司早知招商等必出。爲阻撓業已預留地步。且日本國家。每年撥款一十六萬元。以濟經費。如果兩年之後。未能占利。再行加款。日本郵報西正

月九號

### 論日本度支

日本度支奇絀。年甚一年。日商人咸惴惴焉。惟恐激成意外變端。有傷本國製造利權之事。然其所以奇絶者。無非因政府籌備異常巨款。爲添募水陸兩軍。經費故耳。前者初與支那用兵之際。統國商人急於圖功。凡遇國家債項。無分男婦。慨解腰纏。齊心接濟。迨久戰師疲。衆心已懈。國家債票。概不消受。雖隨時經政府謊言安撫。以爲債票消受無餘。而商人竟無有信之者。蓋因根究實數。祇售三分中之一分。其餘皆由國家設法。派付銀行。勒令按照存數。書立鈔票。流行閭閻。以爲周轉之方。不謂流布未久。一經查點。其可見者。已有三百兆圓之多。此數尚係至少。核之本國所有。

金銀價值僅有一百兆圓。業已用盡二倍。於是政府無可彌縫。不得不屢借洋債以資挹注。近則更改用金幣。以爲抵償起見。然據聞六十兆金元之中。有六十萬已經別國運去。加之進口各貨多於出口。目前已四十六兆六十萬元。如至年終。勢必舉六十兆金元。盡消亡於無何有之鄉而後已。故各銀行中之深知底蘊者。莫不慎益加慎。願甘退守。而商務隨因之減色矣。

日本創設紡織之廠。晝夜工作。冀挽利權。不得謂非勝算。無如改行金幣。未逾三月。造成之布。幾等雲泥。求一消路而不可得。所謂利未至而害已形者。是也。於是爲一時權宜之計。又惟有借助銀行。藉資轉掉。雖然。以銀行有限之資本。爲布廠無窮之抵借。終必有兩敗俱傷之一日也。日本大隈伯。深知連年支綱情形。悉由措備水陸軍費而致。故因政府籌議異常巨款一事。業已自願告退。一時聞風散者。頗不乏人。恐十二月二十一號聚議之期。又當重招新政府也。

此際有爲日本計萬全者。無不曰禦外侮。則擴充武備。裕國用則推廣商務。惟此二者兼權而已。抑知非也。處國家盈餘之後。增兵原以衛民。際餉源匱乏之時。妨商實由籌費。此所以自兵費以來。所得中國賠款。不爲不多。而核以連年所出之數。即不啻杯水車薪。莫救萬一矣。夫治國猶之樹木。雖經雨露滋培。陡然成立。然弱者枝而強者幹。苟非善爲翦裁。將何以去有餘而補不足。以備異日棟樑之選哉。明乎此。則日本正可藉一勝之威。力求樽節。專意理財。俾國日以富。而兵亦因之日強。此不易之理也。橫濱來稿西十  
一月十九號

### 中外雜誌

中國酌扣官俸 中國戶部庫款支綱非常。因奏請將本年各官俸銀一律酌扣三成。以濟要需。北京天津報  
西一月八號

中國使臣更調傳聞 據上海官場云。駐美日秘欽差伍大臣廷芳。將於本年調任日本。緣現任日本欽差之裕大臣庚。經人在京參奏。不日即須撤回。至所遺美日秘之缺。大約簡派現任蘇湖道之袁觀察前往云。北中國每日報  
西一月廿六號

京津將造電氣車路 傳聞由天津鐵路火車公司。直至北京城門。現欲修造一電氣公車路。以便行客。北京天津報  
西正月廿號

中國建造快船 總理衙門。於上月半。電飭派駐英德兵船監督。令其將所造快船六艘。速即脩造完竣。開赴來華。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三號

北京新製鋼牌 北京來信云。近有某侍衛。創議製造鋼牌。以備神機營所用。其式與舊用藤牌無異。亦不甚重。據云可抵敵槍彈。不使近身。中藏有刀。放鬆一簧。即

可冲出較洋槍安設之刀。尤爲得用。能使敵兵相接之餘。無虞傷損。故工部已准爲

製辦也。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八號

直隸察閱礮臺

天津來電云。直隸提督聶軍門士成已將天津至長城一帶地

方所有礮臺。如大沽。北塘。山海關等處者。均次第察看完畢。至應添兵隊軍餉。礮彈各項。亦一律整備齊全。大約十日之後。該各處即須共加兵七千人矣。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三號

東三省稟請開墾金礦

北滿洲來信云。現有中國公司。稟請在吉林省燕吉坑

地方。開墾金苗四處。業經吉林將軍批准。又。漠河金礦公司。稟請黑龍江副都統。距漠河不遠之地。另開金礦一處。聞此。礦金苗甚旺。惟究係何地。何名。尙不知詳。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三號

南京預備迎接德親王

南京來信云。兩江總督劉坤一接奉譯署電咨。准駐京

德使照會。德國親王亨禮來華之後。須親至南京游歷。則其駐膠德水師提督必親帶艦護送前來等因。故現已預備一切。以便屆期款待也。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九號

鎮江礮臺力拒英人

有向在中政府當差之英人。於礮學頗知門徑。日前道出

京口。打獵游行。瞥見是處礮臺。修建垂成。不覺頓觸所好。信步前行。意將入內。而看

守之中國兵役。見係洋人。拒而不納。英人當告以來歷。及進觀之意。詎更爲監督所阻。以爲前者有德國人聲言。英人現欲奪守揚子江一帶口岸。實非輯睦邦交舉動。

深恐別生枝節。峻拒之餘。又復派人尾隨該英人。直至境外。方行折回。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二十八號

舟山並無英兵艦

前者上海傳言。舟山已爲英人占據。一時甯商聞知。均合資

僱用輪船。裝載烟酒食物等類。駛赴定海。擬與英兵艦交易。詎行近後。不見一兵一

船。只得怏怏而回。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十號

舟山安電

傳聞由甯波至鎮海。現已安有海底電線。直通定海。因定海係舟山

口第一緊要口岸。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七號

記廣東防堵

據中國新報云。黑旗將軍劉永福。已陞補廣東全省水師提督之

職。除督率水軍外。一應陸路防堵。亦歸節制。又聞將軍現已差官至廣西。募兵二萬五千人。所定餉額。較之別營尤優。

香港商務報西一月十三號

粵閩土匪蠢動

廣東昨日來信云。距廣東省北。福建省南。現有土匪。不下四萬

人。聚居山隙。公然懸旗立黨。希圖作亂。並聞山村之內。開設鐵鋪多處。專造前膛鎗。火藥彈子。亦均自造齊備。以備應用。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五號

瓊州土匪爲患 瓊州來信云。距瓊州府西南約二百六十里之遙。地名儋州。山中有土匪。近出爲害。四處劫掠。焚毀汎地十一處。村莊二十八所。戕害居民一百三十餘人。據聞土匪中有裁員逃軍三千人。與之勾結。勢敵甚張。勦捕官軍。祇一千五百人左右。爲數較少。不及賊衆三分之一。以致屢次開仗。多有挫折。瓊州一路。不能扼守。經雷瓊道添派本地團防兵駐守。前往協捕。一面飛稟兩廣制憲。選撥得力隊伍。前往征剿。以期肅靖。云。北中國每日報

中國並未讓地與英 駐聖彼得堡之路。透訪事人於昨日來電。謂前者傳

聞中英會議。擬將香港附近地方。讓與英國一事。刻已探明。並不確實。太晤士報西四十號

二月四號

江門添開口岸不確 寓澳門之華人。謂由澳門至三水之間。又開口岸一處。即

係江門。然未必確實也。

香港商務報西一月十九號

滇緬勘界 遵照滇緬條約勘界之事。中國已簡派林提督。於上月八號行抵八

莫英人當用十一門響礮迎迓云。

北中國每日報西一月十二號

葡艦來華

葡萄牙國派有礮船一艘。駛赴中國海面。

中國郵報西二月二號

稅司升任

昨聞稅務司W. R. Bredon。列敦。已升爲副總稅務司。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九號

江海關議定金銀價值

上海江海北關。議定西歷二月。與各國來往金銀

價值計英金一鎊。合關銀六兩九錢六分。關銀一兩。合英金二先令一辨士十

六分之十五。法金三佛郎六十二雙丁。德金二馬克九十三佛零。俱合關銀一

兩。美國金洋一元。合關銀一兩四錢四分。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三號

銀行股票漲價

前謠傳匯豐銀行。有經理國家新借款之事。故其銀行股票三

日內卽漲價英金三磅。

北京天津報西正月廿號

上海中國馬路擬抽船捐

上海中國新造馬路一帶地方。經本地官員會議。擬

將浦中往來船隻。按照所裝載水腳。酌量加捐。一切章程。均已就緒。俟上海道蔡鈞

由南京回申。卽當稟請立時舉行。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四號

蕪湖票開人力車公司

蕪湖來信云。有西人在道台衙門。稟請開設人力車公

司。即上海東洋車。准於蕪湖城廂內外。遊街拉客。

北中國每日報西二月四號

俄黑海兵艦隊將撤回

俄羅斯黑海水師所統黑海兵艦隊。已定於今春撤回。

一因該兵艦隊。曾於去冬。隨時備警。故也。

北京天津報西正月廿號

俄國創立中俄報館

務拉的倭斯託克。新創中俄新聞報公司。計資本一萬五

千羅布。

神戶報西

一月四號

三

五

英人會議保護中國商務 Online Association 會議云。本會深知東方時局。目前已甚危急。然我國家業經申明。在中國商務。此後如有關礙之處。定必妥為保護。北中國

西二月

英人購煤 英國支那會 傳聞英國國家將哥郎波向東一帶各海口所有之煤。如數購盡。北京天津報 西正月廿號

十號

英國修造快船 英國 現在國家船塢三處。修造頭等快船三艦。每艦壓水力約重二千一百三十五噸。船價每艘約值英金一十五萬鎊。北京天津報 二月七號

英國機匠已開工

前英國機器匠停工之事。現已勸令開工。每日工作時刻。仍

照前例。不再執僅作八點鐘之議矣。北京天津報 西正月廿號

英國債票漲價 英國 債票售價。目前已漲一百一十四。而英之借款於中。按三

釐起息。售價祇一百十。雖所借之款。約有若干。詢問官場。未肯明言。而售價既漲。此種消息實信而有徵。亦一大美事也。北中國每日報 西二月十一號

安南海內多盜 海內 地方。邇來盜風頗熾。雖無大夥出沒。而小幫尚四起劫掠。中國行商之人。以此皆閉門坐守。跬步不離。鄰近各鎮市面。蕭瑟異常。如不設

法勦捕。恐終難望起色也。中國郵報 西十號

月二十一號

### 路透電音

英國藩部尙書 P. H. hon. J. Chamberlain 在 Birmingham 白明干 宣言曰。英國家斷不能將中國與

西亞非利加之商務。為他國所損傷。一月廿一號

英國維新黨議紳。擬於今年議院開

議。君主宣詔之後。即當面奏。此次印度邊界之戰。辦理不善。應請飭議院查辦。各大

新聞。亦均與有同心。欲勸國家停戰。為是。二月一號

路透訪事人云。外間傳言。英日

又欲聯盟。同守同戰。然同戰一層。似屬難靠。不過保守在中國之商務。不為他國損

壞而已。俄新聞紙。頗不幫助英國。英國上議院。現欲定議。凡於國債票。無

論金銀。統交下議院會議。計是者一百三十二人。非者一百八十二人。二月二號

晤士北京訪事人云。以大連灣為通商碼頭一事。英國已不再需索。英議紳

魯禮車磨 R. H. K. M. 千。近日宣言曰。英俄聯盟一事。大可舉行。蓋此事英必為然也。

駐北京路透訪事人云。因有德水弁被人謀殺之事。德國又增需索。欲在膠州

之南。准伊添築鐵路一條。以為賠償。二月三號

英國各新聞紙館。均不以英人不再

需索大連灣為然。經英國家知會阻止。謂北京交涉之事。甚為機密。所有外間傳布

之言。皆不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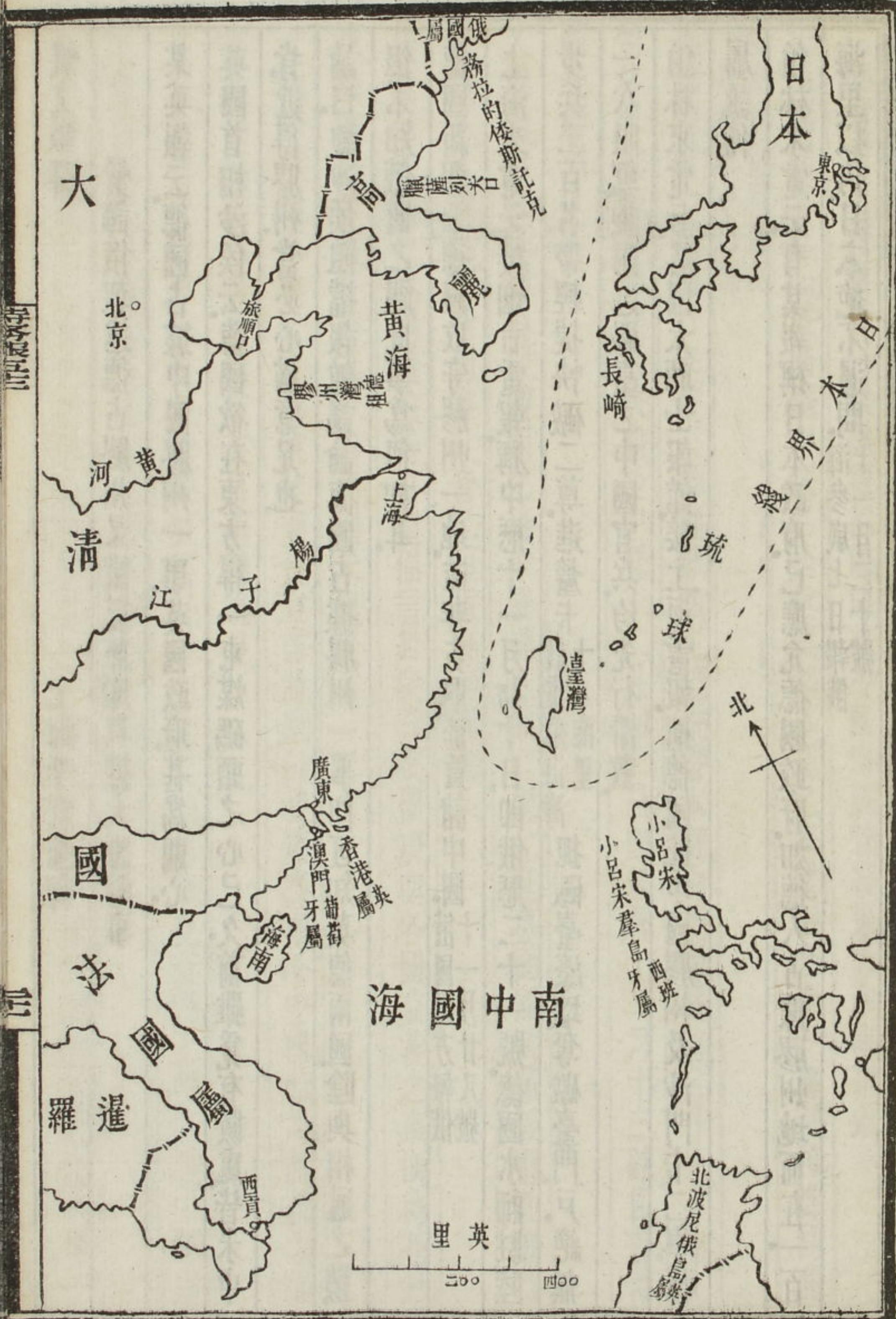
俾路之國 Bellochistan 之叛黨。在 Mekran 被英兵所敗。傷頭目四人。兵卒無數。

以上均二

路透訪聞前電。謂英國不再需索大連灣通商一電。未確。其故因開議

月四號

借款之時。偶然曾有此語。二月五號 英國外部大臣。以中國時局如斯。雅不欲爲中國所牢籠。反與俄國有傷睦誼。故近來凡遇俄國交涉事件。已稍形遷就。所有開闢大連灣通商一層。現已收回成議。又以希臘親王覺治爲克力特島總督。二月七號 埃及國之烏干達地方。軍情甚亟。據云如土匪過賴爾江。二月八號 彼等當往明果。與土匪聯爲一氣。歐洲之兵。現已齊於開普勒喇砲臺。二月九號 即小呂宋來電云。該處忽遭大火。計毀產業。約值洋二兆七千萬元。聞已保險者有七十萬元。英國已開議院。英君主宣諭。除論印度事件及籌增陸軍外。於中國事務。絕未提及。二月九號 沙侯在上議院。論埃及之事云。此事不及數月。即可望噶士門平復退還矣。又云。中國已向英政府有言。如開大連灣通商口岸一層。英國必須爭執。中國頗有不便。擬請暫緩舉辦。俟鐵路造至大連灣後。再行開議。又俄德亦向英國申明。如兩國在中國得有口岸。均作爲萬國無禁通商口岸。英法俄三國。現已會合擔保希臘借款。爲賠償土國兵費之用。二月九號 小呂宋大火延燒保險產業。計八十八萬九千元。聞保險公司共二十家。二月九號 中國東邊沿海圖畧。



俄文報譯

上海李家鑒譯

彙譯俄報述德占膠州又俄據旅順英據大連灣事

某英報云。德國占據中國膠州一事。英國政府甚為關心。

英國首相沙侯云。德國欲在東方得一屯煤碼頭之心已久。前雖覓有數處。皆未中肯。近得膠州。當必心滿意足也。

論曰。觀沙侯阻擋報館議論德國占據膠州一事。即可知英德兩國陰與相通之跡。但不知俄國之視此事爲何如耳。

德國新報云。德國收守膠州一地。並非占取。係買諸中國。俄國東方報俄十一月廿八號

上海來電云。接烟台電報。稱中曆十一月初十日。即俄曆二十一號。德國水師駐陸步兵二百名。帶輕捷快礮二尊。進釐卡該處離海灣十八海里。扼礮臺濠牆。奪礮臺門戶。絕無一人阻禦。旋附近礮臺之中國官兵。均先行潰散。

柏林來電云。英國太晤士報館。接上海電報。稱德國據中國膠州及沙門卡二事。係屬訛傳。

柏林來電云。有某報稱日本政府已應允德國政府。如德人占據膠州地。而在一百海里以內。日本絕不過問。海參歲七日報俄十一月三十號

巴黎來電云。法國有一快船。從都郎開往中國海。歸法國東方水師調遣。

法國都郎來電云。俄國鐵甲船。名西索萬利基。業已修整。派赴地中海克利特島駐紮。按日前風聞此  
紮船將赴中國海

英國勃爾士莫海口來電云。俄國耿親王已統帶水師。由德啟程。

伯林來電云。德國皇后快船。於中曆十二月初二日。即俄曆十二月十三號。由香港開赴膠州。

又電云。自從德國占據膠州之後。中國國家業已應允。延募德國武備教習。並優待耿親王。凡耿親王所到海口。皆已預備優待隆儀。

橫濱來電云。日本開議院時。日皇倡言於衆曰。我輩應留心中國時局。並設法保護美國東邊商務。勿倚重英日兩國爲是。

又云。中國首相李伯爵。平昔體氣甚好。堅如金質。現則頗見衰憊。上摺請假。中國皇上降旨婉留。恐難遂其優游之願也。俄東方報俄十一月十七號

論德國水師占山東半島事。海參歲近有一種新奇之論。異口同詞。蓋本諸中曆十

一月初五日。俄曆十一月十八號。上海某英報中得來也。該報稱德國水師提督倡言於各國。謂德國先取山東地方爲發端之舉。各國即可以次瓜分中國。

又云。上海某商輪。由烟返申。言及此事甚詳。前一禮拜。有德國帮統水師提督。坐輪一艘。率兵輪兩艘。進泊膠州灣。該處砲臺三座。中國總兵統師駐焉。德國水師提督。派兵官上岸。告中國總兵曰。近因曹州教案故。德國欲占據膠州等語。是時德國兵船。卽拉掛半旗。升放巨砲。爲教士發哀。

斯言也。頗有疑信相參之處。以膠州係中國之地。豈可無故之中。驀然占據。惜中國海軍淪亡。無一艘兵艦駐彼。使有一艘兵船。於辨論不治之時。即可開戰。且聞德國水師提督。於派官上岸之時。只懸三點鐘期限。令中國總兵。或戰或讓。立卽取決。後中國總兵。思戰不如讓。遂率其所部二千兵隊。不戰而退。德國提督。卽派水師步兵六百名上岸。懸掛德旗。占守砲臺。

據德人云。所據膠州之隊。須俟中國許辦德國所索各款之後。方行退出。

論曰。德國水師提督。占據膠州一事。必受意於德國政府。不然。該提督斷無此等行爲。使德國果據膠州。各國亦將出而阻止。想德國此舉。亦不外欲中國之速辦教案而已。

本館觀以上各節。如果屬實。則地球上必皆係未經開化之民。故得任意妄爲。而無所忌憚也。且駐滬之德國領事府中。亦絕無一人知及此事。則必爲傳聞之訛無疑矣。

德國伯林某報論云。如中國不能卽應德國所索各款。德國將預備冬季兵房糧餉。在膠州過冬。以待中國之命令也。

日本東京來信。日本國家。因膠州之事。亦派快船一艘。赴中國海。云海參歲七日報俄十二月七號

中歷十一月二十五日。卽俄曆十二月六號。倫敦來電云。英國毛林皮司特新報論德水師佔據膠州一事。非尋常可比。彷彿絕無交際之誼。若此可行。則德國將成爲

天下一最强之國矣。

又云。打達特新報云。雖德皇遣派親王。調動水師。然德皇萬不至使中國啟釁。不外欲在東邊。小有布置。可與英法兩國相埒而已。

海參歲一埠。流言不一。而街談巷議。皆稱俄國已據旅順口。其實。在消息。不得而知。本館所聞。則有俄國兵船三艘。停泊旅順口。並非佔據旅順口也。並聞其時英國亦有兵船在大連灣。至於佔據之後情形。則爲時尚早。難以擬議也。

由此觀之。則聖彼得堡消息。比本埠真而且詳。因中歷十一月二十六日。卽俄曆十

二月七號。本館接奉諾威夫畧密報館電報。詢及此事耳。茲將來電均錄于左。

電云。俄國佔據旅順口。詳細情形。及善後事宜。乞為詳示。

本館接報之後。甚屬為難。不特不能詳復。佔後如何情形。而佔據之消息。本館尙未之知也。俄國東方報俄

十二月十號

俄歷十二月九號。即中歷十一月廿八日。倫敦來電云。英國官場議論。英國佔據大連灣之事。不確。緣前英國擬派一兵船。名達弗南者。赴旅順口。而中國國家。尙不答應。謂非奉有明諭。不宜前往也。

德國派赴中國之耿親王。順道拜英國太子於某埠云。

俄歷十二月八號。即中歷十一月廿七日。倫敦來電云。英君主遣派皇外甥孫劉特威格級丁辦格。赴英國波特司磨特海口。邀耿親王到奧司朋地方。近英京與君主會晤。倫敦司打達特報館稱。奧京來電云。旅順口業被俄國佔據。

德國波羅的海口。奇耳地方來電云。德皇因耿親王赴中國。設筵祖餞。其頌詞大略謂此次派爾赴華。非尋常之事。係欲繼承皇祖考及賢相俾斯麥光烈。爾其克繩祖武。勿墜前庥。詞曰。懸我國旗。志恢商務。今茲而後。務求利商。爾率兵艦揚威海上。宣示何人。與我角者。或有阻撓。軍火鎗劍。維利維新。爾奮厥身。與其血戰。皇天庇佑。必

見成功。加官晉爵。指顧間耳。我定堅志。前徵遠烈。誓欲相追。舉觴為壽。祝爾凱旋。耿親王復德皇頌詞曰。深謝王恩。命統水師。微臣之志。不在加官。微臣之意。貴宣王命。貴遂王心。強鄰梗命。當奮王威。與其鏖戰。必從王志。而後旋師。舉杯為壽。祝王無疆。同心同德。樂且陶陶。

當餞宴之時。德皇接兩教會主教來電稱。業已代求天主。蒙天俯佑。賜予成功。德皇接電之餘。極為欣悅。即復電云。不特寡人願意。耿親王不日凱旋。大教士亦願意。耿親王不日凱旋。則一德同心。代求天主。自必獲益也。

接法都巴黎來電云。哀克畧爾報稱。俄國水師入旅順口。較之德國占據膠州。稍緩一步。然此事於俄國大為有益。遠勝於俄人所稱者也。

論曰。雖俄國水師擬在旅順口過冬之言在前。果使俄國占據旅順。德國膠州之師。

必不肯退。而英國亦必有一希奇古怪之著以繼其後。我法國政府此時宜勿夢夢也。接倫敦來電云。莫林波斯特報稱。瞻覽時局。英國占據巨文島。必在此時。或即乘機

占據拉薩烈甫海。口係朝鮮元山津稍北海灣尤為妙絕。

英國太晤士報館接北京電報云。俄國兵艦三艘。業已進抵旅順。而此事中國政府不但絕少詫異之心。且有泰然之意。謂俄國政府辦理甚為得當。以德國既據膠州。

俄國應出爲代守旅順於此觀之或係中國授意俄國代守旅順也。

又接上海電報云。俄國占據旅順一事。適足以發日本好事之心。因德國據膠州時。日人已皇然思逞。今見俄國如此。自必益加心動也。

又該報論曰。俄國占據旅順係因德國占據膠州。如德國不占膠州。俄國亦必不占旅順也。

又云。英國人在釜山所得權利與俄國占據旅順權利適相伯仲。然中國時局如此。恐與英國上海商務大有不便。亦宜疾言遽色。與中國國家商議。使中國國家視英國旗幟和藹恭敬。如俄國占據旅順之益彷彿亦可。

德國渠痕地方德國省會在蘭因河邊近比利時國來電云。渠尼奢栽東報。論俄國水師在旅順過冬一事。以德國交涉而論。並非新聞。因俄人近在東亞細亞整頓水師。非海參歲一埠所能散布。當中日有事之餘。俄人卽注意於旅順。步步先著。從未放鬆。蓋因滿洲鐵路。日後須接通旅順。以資盡善。俄人深謀遠慮。未雨綢繆。實堪欽佩。卽俄國果占旅順於德國亞洲商務。無所損益。況俄國占旅順在德國占膠州之後。益顯德俄交誼。我德國正應聯絡俄邦。互相振作於東亞細亞也。

該報又云。接到巴黎電報云。一禮拜之前。英國兵船達弗南。雖中國國家不准進旅

順口。而該船竟直入旅澳。窺視有無俄國兵艦。雖入而遽出。然常在黃海一帶梭巡。想此時英國水師不在旅順。已在大連灣矣。

又云。爲英國兵船強入旅順事。中國政府甚爲不擇。業經廣告各國駐京公使。以中國從未答應。英國如此行爲。未免過於無理矣。

論曰。由此觀之。俄國水師入旅順一事。因英國兵船強入旅順之故。所以中國默許俄國暫駐旅順。以爲自衛。

倫敦來電云。接到路透報館經理人電報云。英國東邊水師擬進據克威巴特一節。並無是事。因英國人於此處向未布置也。

香港來電云。德國取名皇后快船。已抵香港。俄國東方報俄十二月十二號神戶某報云。近得德國柏林水師官場消息。中國前有允准德國在東邊得一屯煤處所之說。德國近得膠州。與前議相符。行將永遠領守也。海參歲七日報俄十二月十四號

中國定造快船下水

日本某報云。中國在德國伏耳鏗廠所造快船三艘。業已下水定名。一日海容。二日海珍。三日海靖。海參歲七日報俄十二月十四號

悉畢利鐵路經費

悉畢利鐵路。自開工之日起。至俄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正月一號止。據戶部冊報。共六費二百三十七兆羅布。又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分。戶部核准續發該路經費。六十五兆羅布。以悉畢利鐵軌全路。並滿洲鐵軌支路。由雙城子至華界三岔江止而論。約費在二三百五十兆羅布之上。

### 東海濱省添造兵房經費

俄國兵戶兩部。核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東海濱省。由琿春交界起。至雜拜喀爾界止。添造兵房經費。計十兆羅布。其雜拜喀爾省內兵房。則議准不得過三兆羅布之數。以上海參歲七日報俄十二月七號

### 日本新定水師官俸

日本神戶某報云。日本近更改水師人員薪俸章程。水師頭等提督年俸六千元。二等提督年俸四千元。三等提督年俸三千三百元。頭等管帶官年俸二千四百九十六元六角。二等管帶官年俸二千二百六十三元。

### 日本津貼郵船公司確數

長崎某報云。得東京消息。日本國家業已核准。按年津貼郵船公司日銀三百萬零四萬五千元。俾添設歐羅巴各埠碼頭。以爲擴充該公司歐亞航路。海參歲七日報俄十二月十四號

二義曰。宜挾尊貴以動歆羨之意。去歲中日有事。日本爲紅十字會。以拯瘡痍之士。斯會也。日後之名列焉。此蓋西人之例。上下同志。沉潛一氣。列名與會。不異齊民。其收效也。恒逾於布科條而出政令。蓋勸勵之益多也。國家以天子維乾綱。以皇后翊坤教。則使婦女不纏足者。坤教之所有事也。宜以此會上聞。請皇太后。皇后。首倡是義。維持斯舉。以勸二萬萬之婦女。夫后者。天下之母也。纏足者。女子之事也。天下男子奉嚴訓。而女子恒親母儀。纖屑細故。嚴父訓誡之所不能革者。慈母恒以一言轉移之。故以尊且貴之慈母。倡導於上。而凡爲女者。望風於下。其勢則如風偃草。其機則如水趨海。此以眡律例之文。不諳於婦女。刑罰之威。不申於閨闥。其爲鼓舞何如也。且西人既有天足會在先。何妨聯爲一氣。令勸歐洲各后。咸與吾會共維善舉。婦女有不以是爲榮幸之所在。甘自賤其肢體而賤之者乎。中國二千禮之痼習。合全地球后妃之力挽回之。其亦足以回氣運而解大厄也與。

三義曰。宜頒賞牌以示優錫之榮。吾聞泰西之法。國家往往以金銀之牌。獎賞有益之舉。商有商之賞牌焉。醫有醫之賞牌焉。一切學業皆眡是。鼓舞之道。何其神也。由前之說。既得皇后至尊至貴之提倡保護。則此會已爲國家之善會。則宜制賞牌。以獎勵不纏足之女。使共觀勉。咸願舍彼就此。其制若何。以金或銀或銅。仿寶星之

制鑄成圓牌。便於佩帶。中二大字曰欽賞。邊細字曰不纏足女子。得享國家特錫之榮。又細字曰。此牌凡纏足之女。不准佩帶。其法若何。賞牌不能由會中給。以其費鉅也。此項賞牌固無論其素不纏足及願不纏足皆准佩帶則婦女甚衆何能支此鉅款今法益與男子之捐納頂戴相仿國家但以一紙虛文准予戴用而珊瑚冠雀羽各極輝煌況此賞牌並無須捐納乎觀於男子之願得頂戴而不吝捐輸可信女子之願得賞牌必樂於不纏足也會中但代鑄此種賞牌。宜可託機器鑄錢局爲之核費若干。願得何種賞牌者。指金銀銅言繳費購取亦可依式自製。阻難且可鑲嵌珍寶。務極精麗。從婦女之所愛夫花鈿金珠之飾風氣轉移一時從尙矧此賞牌既爲國家特錫之榮。又爲璀璨美觀之品。足與男子頂戴相匹敵。則凡婦女有不細腰廣袖爭相摹效者哉。如是則纏足之弊不禁而自革矣。

四義曰。宜設專報以導觀望之人。不纏足會。創立一歲外矣。自非在會。欲知入會者盈虧多寡之數。靡得而稽焉。欲知會中嫁娶婚冠之繁簡。靡得而稽焉。則宜設不纏足會之專報。雖時務報有會報之例。時或述章程論說。自非士大夫罕有讀者。不若新聞申蘇諸報。雖鄉曲之所。豎版之夫苟通字義。猶有手報章以循覽者也。宜以一紙。均於報後。詳述利益。具報實情。隨報分送。務使周知。則彼愚而在下者。一日一警以新義。怵以利害。見閭閻之入會。則知風氣之所轉。

見響應之大廣。則知世運之所移。咸能憬然思悟。歸而諭其妻女。由是智而貴者力倡於前。愚且下者。觀效於後。普此公心。宏其羣力。遠循保種強種之規。漸興女學。女教之法。終立平等平權之義。舉天下而不變之。非難事也。三十年後。吾知二萬萬之婦女。無復有躡蓮瓣而彎新月者。此會其亦可以輒也夫。

不纏足會商例

上虞許家惺來稿

一董事領取草籍。廣勸同人入會。是職得力最多。惟充董時有先後。勢不能將草籍。尅期一律彙繳。以致如賑捐空冊之紛紛誣繳者然。但董事既領有草籍。便當認真勸說。不憚煩勞。慎勿延擱廢棄。鮮克有終。繳籍期限。却不拘定。但滿一冊。即繳會主。以俟編入正籍。隨繳隨勸。多多益善。倘編刊正籍在即。草籍姓氏。已得三分之二。亦可送繳。其不及二成者。概俟下期續繳。以杜誣卸之漸。勿冀欲速之成。

一此時風氣初開。當乘此力爲開擴。各省均宜設立分會一區。多舉會董。隨處勸導。嗣後漸推漸廣。必期每州縣各有分會。方臻美備。會主董事諸人。皆當實心任事。俱以恢宏會務。振興女教爲己責。幸勿徒列虛名。無所襄助。

一如入會人互相聯姻。無素識之媒妁。則當請同鄉會董。兼主婚事。以合兩家之好。

同鄉如同省同府同縣均是有同縣尤妙如聯姻二家籍列兩省亦由兩處會董探詢詳審果係身家

清白門第相宜然後議婚以昭鄭重。

一排編姓氏正籍宜分省府州縣不依姓譜排列其便有二一可考每縣入會之多寡以覩風氣之通塞一可使會中人欲與鄉里締姻者亦不難按籍而稽。

致日後無從稽算實年籍貫亦宜詳書府縣不得但書某省而已。

一住址宜兼書族居之地如某縣某鎮某村其流寓他處本地無族居者則注明寄居某處

如遇遷徙當隨時函告會中以便登入籍尾。

一子女有庶出者當注明妾某氏出庶將來議婚時彼此瞭然以昭坦白。

一在會者續生子女仍照常報名外本身名姓下但注明係何年入會者。

一報單草籍均歸會中司事查收冊內開載是否合例如有僅書年數不書年號歲

干者由司事隨卽查明填入不得遺漏謬誤。

一是會意在暢行善舉故不請人會者出資如有已入會續報子女及移徙之處則司事不無查檢之煩似宜酌收微資然亦不拘多寡。

續稿第四十九冊

船壞凡船上車房中本應有測汽表否則有事駕駛人員必歸咎於管輪管輪又惟駕駛人員是咎問由金陵開行時曾飭管輪蒸足汽否答我深知船  
上情形管輪常嫌機器不好說亦無益問管輪是誰答歐子勃此去伊日  
夜工作不過睡四點鐘功夫問其餘管輪是誰答二管輪年尚幼前在潮  
州府船到我船上後有一次我曾申斥之威律師曰所問祇能問行船之事  
凡有損於此人者我不許問問爾所申斥是否與該管輪行爲無涉答無  
涉問三管輪是誰答是德人我不記其名問管輪是否亦德人答是  
州府船到我船上後有一次我曾申斥之威律師曰所問祇能問行船之事  
凡有損於此人者我不許問問爾所申斥是否與該管輪行爲無涉答無  
涉問爾能說管輪之才具勝任否答不能問爾與浮錨相碰曾派船面駕  
駛之人入機器房內否答駕駛之人日日夜工作我未派大副伊自下去  
接管新福建問記得日期否答記不得問爾在新福建若干時答約  
十日其時船開赴烟台牛莊復回上海問爾之薪水是否領到七月底爲止  
答六月爲止問行申曾否屬爾將二副水手數人開除答未屬問爾  
曾否簽字且報武甯船情形答在漢口曾具報問是此否答是經我簽  
字問何時簽字答不記其日問記其月否答在六月此船祇開漢口  
一次日期不致有錯問歐子勃亦簽字否答伊交來之時已經簽字問  
爾由滬開赴漢口在何時答在六月二十九號問到漢口在何時答自  
滬開後三天半至四天問是否約在七月三四號答是問爾何時由漢  
口開回答在七號被江水阻二十四點鐘問爾具此字尙在漢口答是  
問此紙既係七月三四號在漢口簽字何以填七月二十六號日期答不  
知問此紙爾簽字時是否已經歐子勃先簽答此外我尙簽一紙此在我  
由新福建重來接管武甯第三次開行之時問惟此紙非在漢口簽字答  
非問另有一紙經爾簽字係在第一次開行之時答其時已出上海我我  
簽之紙在漢口七月四五號所簽問此紙是否係歐子勃請爾簽字答身  
當船主理應簽此問其中所報詳細確否爾不知惟管輪是賴答是  
律師盤問畢威律師重問來船主曰此紙中所載船上之事確否答確  
問武甯日記簿中六月二十六號所記確否答確問爾擬開船但不能開  
動故用駁船拖行答是問日記中所記此事確否答確問七月二十

六號所記。左邊抽水盤遭損，放錨停泊水深十尋，放錨三十尋等語，確否。  
問爾曾否在漢口其字請暫緩修理機器。答請緩五六天。問大副是  
否福勒司。答先不是福，另有他人充當，點交單即經此人手執後福來接辦。  
問該大副離船後如何。答據我所知，交單即歸福執管。問即非福執管  
是。否福亦熟悉單中所有之物。答是。威律師重問來船主畢。坦律師曰  
我請為被告開說案情，力從簡明，不敢稍事鋪張。原被兩造情節似以逐款分  
辨說甚善。復申說曰：二原告以索款未照付有背合同。三原告以扣第一  
船時原告並不欠籌防局，而該局所欠原告之款為數甚巨。四爭端既起，被  
告應投上海英皇署或赴北京控告。五被告稱派兵上船並派兵輪將船  
看守，原告須索償五萬兩。六被告既不肯付索款，原告稟中第二三款所索  
之款係屬應得。七原告應請仍照合同駁用三船至三年期滿為止，稟中並  
懇請准其照以下四款辦理：一租船二合同仍舊施行，二給銀一萬七十八兩  
三錢一分，即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六兩一款項內武寧新福建及江寧三船應  
得之款，滿期賄賂三給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四兩四錢八分四償銀五萬  
兩原告呈控各節據鄙見所及以上七款足以括之，而被告案情亦有七款請  
試言之。一七月二十五號所索之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被告不肯承認，其不  
肯承認係屬有理。二原告所索之款全屬虛假，三扣船時原告欠被告有款四  
被告扣船實屬有理。五原告舉動係屬朋串詭騙。六此案借端武甯遭損，而該  
船損壞緣非原告有意為之，亦其疏忽所致。七被告曾竭力調停，故案延莫結。  
俗在原告至被告反索之款，其理既全曲在原告。被告自應向索被告案情大  
旨如此，容再請依次言之。茲所欲言者，原告證說均須以字據為憑，兩造於訂  
合同以前口商之事，不能作數，況原告曾供說一切盡商安後始訂合同，則事  
事必詳載合同內，豈容以口訂為據。至第二款即原告所謂被告不付索款有  
違合同之說，而原告所索之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照彼造口供，大半皆持未  
訂合同以前口說之事為憑，如公堂不准以口說為憑，則被告不付索款，豈能  
作違背合同論。至第三款即原告謂被告扣第一船時原告並不欠被告而被  
告見此情形恐原告將各船盜賣，故而扣留。如此辦法要不過阻離本境，並  
施行捉拿各船，實違萬國通例云云。查各船被告並未捉拿，原告先供徐委員  
拿各船而察原告供詞顯見無捉拿之事，原告所說即屬果有其事，被告亦不  
恃勢捉拿，豈能以無理責之。查船係中國之船，旗掛中國之旗，阻離出境，詎  
非華官固有之權。按原告供證亦不過說被告設法護船而已。況彼此所爭被  
告應赴何署投控，或投或不投英公堂，應由其自作主，非可勉強。至原告律師  
派兵上船一說，必係子虛徐委員可以不必辨其無矣。況律師之言重在捉  
拿各船而察原告供詞顯見無捉拿之事，原告所說即屬果有其事，被告亦不  
過看守其產業，不使之離本境耳。況彼時原告聲稱欲將各船開赴境外，且有  
一船，其時已在海關，捏報開出中國海面，其中尙有別情，俟錄供後再行申說。  
被告見此情形恐原告將各船盜賣，故而扣留。如此辦法要不過阻離本境，並  
施行捉拿各船，實違萬國通例云云。查各船被告並未捉拿，原告先供徐委員  
拿各船而察原告供詞顯見無捉拿之事，原告所說即屬果有其事，被告亦不  
恃勢捉拿，豈能以無理責之。查船係中國之船，旗掛中國之旗，阻離出境，詎  
非華官固有之權。按原告供證亦不過說被告設法護船而已。況彼此所爭被  
告應赴何署投控，或投或不投英公堂，應由其自作主，非可勉強。至原告律師  
所說既違英國律例，又與華律相背，並且有關兩國和好，曾有案情比此較輕  
而兩國因之從事於疆場者云云，均屬欺人之詞。茲本律師所說者，蓋其綱領  
也。容再細辨說之。納律師又說，被告既不在英公堂投控，應赴北京控告云云。  
此說亦不盡然。緣華官固可京控，然亦何必京控，蓋此案在上海秉公訊理，亦  
知其所索之無理也。其第六款即被告不肯付之索款，須先問原告所索合理  
與否，至第七款即照原告供證亦足見其所請之荒謬，蓋原告所辦船務既無  
資本，又無閱歷。今請公堂准其仍照合同用船，是將以船作為其生意成本，謂  
之荒謬。誰曰不宜？若原告不請照合同用船，仍請賠償並付其註銷合同之款。  
似較合理。況原告自說自有爭端數月以來，向索註銷合同巨款，今忽請照合  
同施行，實因年終債主相逼太甚，如此陳請孰得謂之有理？訊至此，中西官退  
堂，訂八月十一號九點半鐘復審。以上第二十三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七月十四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坦律師申說曰：原告所

證案情我昨日已辦其大旨茲我請申辨被告案情其第一款卽原告所索之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兩被告不肯承認係屬有理云云此係憑租船合同及別項事故言之至已呈堂之一萬二千六百餘兩之票據中所開各項我將來尙須逐項分說目前姑置不論其第二款卽原告所索全屬虛假云云此亦須細察票據中所開各項其所案之款時分四次我已分說一卽七月二十五號之一萬二千六百兩二卽八月十四號之三萬五千兩此款原告說並未向索惟在英領事署簽立字據親<sup>十一</sup>司明被<sup>十二</sup>付<sup>十三</sup>款原告交船故不得作索款論等語然推其字據之意曰此不付款彼不交船雖未明說委係向索三卽八月二十號之索款此款原告曾將帳簿四本送交被告共計四萬兩是其索款彼時一包在內計四萬兩而原告現又說其索款彼時尙不止四萬兩實係五萬六千兩此外尙須索加註銷合同之款三四萬兩此項注銷之款當時原告並未說過今察其口供意謂所索之五萬餘兩彼時被告如肯照付伊再說尙須另加注銷合同之款後因被告不肯照付伊亦不提此項是以注銷合同之款原告雖有此意並無是言四卽本案之十二萬兩至本年四月三十號為止其索款既分四次其票據我亦分四次庶頭緒易於分明茲我所說要惟其大旨耳將來依次序查帳行見其所索大半係屬虛假概不得向被告索取也其第三款卽扣船時原告欠被告有款云云事涉帳目俟被告錄供後逐項細察自能分明蓋被告扣船因有租銀爲數甚巨原告過期未付並因原告向徐委員告貸之巨數均係籌防局公款原告所欠而未付此扣船之故也其中情節我目前暫不縱言之其第四款卽被告扣船實屬有理云云我已說過扣船之時船掛中國旗號卽現在所掛之旗亦仍龍旗原告所爭按照合同其可改掛不論中國律則華官保護其所有之船豈非理當然哉卽如原告所控其以勢力扣船被告所爲亦不爲過我現在所說請公堂不必斷其是非俟我指出憑據自身能見被告所爲之有理也再四船之價按照合同共計三十萬兩而被告扣船之時原告並未交有保銀查合同末款內曾載有約奧商隆會威作保之說隆卽作保亦屬輕微況隆並未在合同上簽字故連此保亦無之隆雖曾出有一

信然信內僅保第一個月租銀逾月作廢何足輕重今第一船被扣在八月二十四號已過數月船價甚巨毫無保銀被告豈能放心訊據邊列士稱三船曾經保險所保甚巨然保險不過保海洋失事之險烏能與保銀並論且被告扣船時所慮者原告將開船出境變賣致被告盡失其船若果如被告所慮被告並不能向保險行索取分文至邊列士所稱被告並未提及保銀此說誠然被告以巨產交與原告而不請取保銀固其愚也然若毫無變端卽至今日亦決不致有保銀之說及變端既起忽有失船之慮自應以保銀爲重總之彼時被告處若原告交有保銀則其辦法自必不同今無保銀其扣船之所以又有理也然旗號保銀之外本律師尙有緊要情節請向公堂說之扣船之時原告欠被告之款甚巨而原告反向被告索取所不應付之款甚至將甯州船在江海關假報開赴烟台私往香港及該船到港後原告始於八月二十四號答照被告華官聞之豈能不驚惶失色前車可鑒因於是日將江甯扣留我所說以上各情益以辨明被告扣留各船之有理也此案在扣船之時被告不必越英署或北京投控我昨日已說過我現在所說指扣船後之情節查事後尙造延由威二律師會查帳目會查畢被告擬一辦法將所有情節均包含在內商請了案去後原告對賄于十二月十號函復不能接受事既不能調停尙造自至甯州則控經香港臬署扣在港中該案現仍未結案牒已久卽爲節銀起見亦應設法速了當經上海道與總領事往返照會許久商請歸公正人評斷正應另行設法辦理其時新福建扣在鎮江江甯扣在上海武甯其實本已寸步不能開行未嘗扣留乃原告旣稱各船海關概不給予放行單准其亦算扣留歸公評業已太晚但若被告情愿認帳其應償數目可歸公評云云抑知此案重在認帳被告自不能允承公評旣罷議復往返照會奉設公堂審訊查此案於去冬十二月中旬經律師會查之後本可投英公堂控理然扣船是非總領事已先有成見且以扣船爲全案要鍵而本律師則以要鍵毫不在扣船乃領事已早定見本律師雖辨說恐亦難挽回遂力主不能投英公堂控理以投控

亦無益。本律師所見非無因但觀韓總領事聽審此案之時所言可知其言曰被告以原告索帳過分卽行扣船尙自以爲有理。韓總領事曰我意索帳不甚過分無關緊要不得卽行扣船如極過分扣船或尚有理卽與公堂斷或有出入也。辯律師曰誠如貴總領事現在所說自應另當別論然起初辯論之際告一面之詞我確難勸令被告控謂英署審理我所見無論是否我做應由我當故被告何以不投英署控告之說不妨惟我是問加之投控何署權在被告從無勒令赴何署之事我所說已足見扣船之有理然案中要鑑不在扣船而在原告所索之款是否無虛是否應向被告索取以及是否被被告應照付此蓋案中最要關鑑也如被告僅因原告不應索而索卽行扣船則其扣船情節自覺較重然被告扣船實因其中尚有別種情節如因原告尙將甯州開赴香港如聲稱變賣各船如原告之景況奇窘因此而扣船縱索款係屬應索孰得謂之所扣無理耶其第五款卽原告舉動係屬明串誑騙云云此款我暫不細說俟錄供畢其如何飾詞謊騙勾引被告簽訂合同及如何設計務使被告扣船各情自能顯見無庸贅言卽如七月杪原告銀錢如何窘迫及其在長江駛行四船毫無資本閱歷而欲與各輪船大公司角勝如何不量力之處以及合同時各口旣未備有碼頭亦無經理人爲之代辦如此情形焉能辦理妥協公堂亦自能見及查原告所有之款皆買辦之銀而買辦僅保一萬兩已支二萬一千兩所有業已告罄無力駛船卽觀原告自己供詞亦足見其礙難再行駛船也其時原告自稱被債主相逼甚苦頗有不得了之勢乃出此下策竊次電稟南洋大臣聲稱非將索款照付卽須將船變賣其電中所稱卽將變賣各船一說試問是真是假如果真話被告扣船有理自不必言如係假話試問何以說此假託要不過大言恐嚇使華官扣船藉端需索耳及見華官竟中計扣船乃藉口不能行船致受虧損尙被被告索償猶恐扣船出於咎由自取不足以向被告理直必須將一船毀壞方有把握乃先稱機器鑄壞以便將來藉口計而其意又以武甯爲重因先取有管輪歐子勃憑據乃武甯竟遭損於七月二十六號回滬豈真適逢其會耶今其控告亦以扣船及武甯遭損爲張本查武甯遭損固係案中要鑑然此係屬有意毀壞若非故意毀壞卽屬原告不諳機器情形過出自取也原告稱該船遭損由於機器不好而被告則稱武甯受損

謹將丁酉年七月至十二月收支實數開呈 公鑒

收上屆存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三錢二分四釐正 收助賛銀五百五十兩正

收本館自收報貲銀一千九百十五元五角二分正 收代派處經手報貲銀一萬

三千三百四十八元九角八分一釐正 收售書籍銀二百五十元零三角八分四

釐正 收息銀六十四元正 收錢莊存款息銀六十六兩零一錢五分八釐正

收穰記借墾銀一千元正

共收銀二千八百零五兩四錢八分二釐正 收助賛銀五百五十兩正

收本館自收報貲銀一千九百十五元五角二分七釐正 收助賛銀五百四十元正

收本館自收報貲銀一千九百十五元五角二分正 收代派處經手報貲銀一萬

三千三百四十八元九角八分一釐正 收售書籍銀二百五十元零三角八分四

釐正 收息銀六十四元正 收錢莊存款息銀六十六兩零一錢五分八釐正

付房租銀五百九十三元正 付修理房屋銀五十一元九角三分正 付保險費

銀四十一元五角正 付巡捕捐銀二十一元七角六分正 付器具銀一百十五

元一角五分八釐正 付飯食銀六百二十八元七角六分正 付自來水銀五元

正 付冬季煤炭銀十二元六角三分正 付油燭茶烟銀八十五元一角一分六

釐正 付總理公費銀六百十元正 付主筆薪水銀七百二十元正 付繙譯薪

水銀二千零四十一元正 付校對繕寫經理銀錢寄報各種要書故譯費特巨合爲聲明

各友薪水銀一千零十七元二角五分正 付工費銀一百七十一元一角正 付秋年

節酒席賞項銀三十九元六角五分正 付零用銀一百三十二元五角四分正  
共用銀二百兩正 六十二百九十五元三角九分四釐正

付登告白費銀三十六元五角三分正 付購東西文報銀三百零七元九角六分  
正 付印報費銀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元二角一分正計今年共印報四十四萬  
零三百六十四元二角一分正 付縮印報費銀二千五百元正未清 付筆墨印色格板木徵紙  
張收單暨包報用油紙等銀一百八十九元二角一分二釐正 付寄報用布袋竹  
木箱及繩索鐵釘等銀九十元零九角九分正 付寄報信及車力等銀一千一百元  
零七角二分七釐正內郵政費四百零九元四角關稅水腳二百二十一元四角零  
三十三元三角三分正 付公事電報費銀六十七元二角四分正

共用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元九角六分九釐正

付鈔書費銀八百五十六元九角九分正 付購中文各種新聞紙並書籍銀六十八元一角二分正 付第一次時務會課卷潤資銀八十元正尚有三卷潤資洋未來取

共用銀一千零零五元一角一分正

三共用銀二百兩正 二萬二千七百三十四元四角七分三釐正

淨存銀四百兩正 七百六十三元四角八分六釐正

今將丁酉下半年實收到之捐款開列於後以助貲之先後爲次

臨城礦務局助銀一百元 胡芸楣府尹助銀一百元 歐陽雲衢大令助銀五十兩  
程從周軍門助銀一百元 古宜珊大令助銀二十五元 王香谷貳尹助銀二十五元  
刁晏平贊府助銀三十五元 黃華恢同知助銀十五元 李祿興州同助銀十五元  
鍾求賢州同助銀十五元 桂東原 助銀十元 郁蓮卿 助銀十元  
秋月軒主人助銀一百元 呂鏡宇星使助銀五十元 黃叔頌太史助銀五十元  
盛杏孫京卿助銀五百兩 湘上漁人助銀一百元

本館告白 廣州代派處除已見五十一期報首外茲又增雙門底義一齋書坊一  
處此啟

又 啟者第二次時務會課卷現已彙交主筆評閱如有續到者倘在甲乙尚未評  
定之前仍當轉交幸勿再遲 又第一次課卷尙有數本未經取去其潤資亦尙  
有四分未來取 作者見報尙懇持本館所收條前來取去爲荷

附勘誤記 五十期告白新印隨輶遊記出售條下每部二角五分其二字係一字  
之誤合爲更正

代售東方兵事要畧 是書爲丹徒姚石荃大令所撰計分九篇曰豐始曰援朝日

奉東日金旅日遼東日山東日海軍日議款日臺灣於中東一役和戰始末言之  
纂詳每部五冊取值六角

本館代售各書價目	石印大清一統志	足本精校	十六元	石印安徽全圖	八角	石印
東三省輿地圖說	曹廷杰撰	六分	石印順德李氏遺書四種	李文田撰	一角五分	石印
西北輿地書五種	又木版	二元二角	石印皇輿西域圖志	二元四角		
西伯利亞東偏紀要	曹廷杰撰	二角	西伯利亞東偏紀要見上	紀述張海撰	四角	日本國志
黃遵憲撰	四元	萬國史記	八角	萬象一原夏鸞	二角	決疑數學木版
瀛撰	印代數術	以上二書均傳蘭雅華衡芳同譯	一角	翔撰	一角	大本
一角五分	訓蒙捷徑	黃慶澄撰	八分	實學齋文編初集	一角二分	
本館代售各報價目	天津國聞彙編	每本一角七分	重慶渝報	每本一角三分		
湖湘學報	每本一角二分	溫利濟學堂報	全年四元四角	此外本埠各		
旬報	本館亦代爲零售其值與該館一律茲不另列					
再本館從今春起凡代售之書概不轉寄至外埠其情已詳五十一期報首章程						
內亮承鑒及						

不繩足會今將丁酉六月至十二月收到捐款及支付實數開呈 公鑒

盧木齋大令助洋五十元	王志公先生助洋一元	吳溫仲先生助洋二元	元	楊叔敬大令助洋十五元	魏季諸觀察助洋十四元	元
譚復生太守助洋十四元	查眠琴先生助洋一元	吳煥其觀察助洋一元	元	王仁少尹助洋一元	王又默孝廉助洋一元	元
丁敬侯先生助洋二元	盧放臣少尹助洋一元	林叔衡孝廉助洋一元	元	葉桐侯鎮軍助洋五元	李景和先生助洋一元	元
江伯訓孝廉助洋一元	吳煥其觀察助洋一元	鄭長良先生助洋一元	元	王杰茂才助洋一元	楊鏡蓉少尹助洋一元	元
高夢旦茂才助洋五元	高夢旦茂才助洋五元	林琴南孝廉助洋一元	元	薛次申觀察助洋十二元	葉小琴茂才助洋一元	元
馬馥村參軍助洋一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趙靜涵孝廉助洋五元	元	陳洛川秀才助洋一元	章斐齋先生助洋一元	元
鄭叔恭先生助洋一元	曾敬詒太守助洋十三元一角	汪穰卿進士助洋十四元	元	鄧榮彬司馬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郁蓮卿先生助洋十元	元
鄭雨亭進士助洋五元	李瑜孫先生助洋一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張玉濤孝廉助洋十四元	元
淮安企會人助洋四元	馮泰松先生助洋十六元五角	馮清銘州同助洋一元	元	鄧雅亭司馬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戴楫臣上舍助洋一元	元
馬馥村參軍助洋一元	陳子丹評事助洋十四元	陳日祥先生助洋二元一角二分	元	吳廷奎分州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徐應田經歷助洋二元	元
鄭叔恭先生助洋一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趙靜涵孝廉助洋五元	元	伍岐山先生助洋二元一角九分	梁卓如教習助洋十元	元
鄭雨亭進士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汪穰卿進士助洋十四元	元	陳壽彭上舍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鄭陶齋觀察助洋一百元	元
鄭觀光署正助洋一元一角五分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鄧雅亭司馬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元	劉榮燊先生助洋二元一角九分	陳覺助洋二元一角九分	元
鄭翹生先生助洋五元五角五分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鄧桂森上舍助洋三元二角	元	胡二梅明府助洋二十元	劉味清直刺助洋二十元	元
易肇榮先生助洋二元一角三分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鄧桂森上舍助洋三元二角	元	彭袁裳先生助洋三元五角	彭袁裳先生助洋三元五角	元
黃鏡波上舍助洋十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許君男女士助洋十元	元	朱亮生觀察助洋一百元	朱亮生觀察助洋一百元	元
狄楚青大令助洋十三元二角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吳雁舟先生助洋二元一角九分	元	顧臣盧先生助洋一元	顧臣盧先生助洋一元	元
吳覺非先生助洋十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郭子美先生助洋二元	元			
劉鐵雲太守助洋十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沈春江訓導助洋二元	元			
蔡綏生茂才助洋二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張翰伯太守助洋二元	元			
歐陽雲衢大令助洋十六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陶默廣先生助洋二元	元			
朱亮生觀察助洋二百元	周傑臣先生助洋一元	顧臣盧先生助洋一元	元			

陳搏初知事助洋四

合共八十五柱收銀九百二十八元一角七分

一付文學歌二萬及零件銀二百二十七元六角七分

一付房租銀三十元

一付利百川號洋四百五十元另存息銀一兩九錢五分六釐

一存時務報館銀二百元

三柱共存銀六百五十九元五角三分

本會荷各同志踴躍或惠文件或捐巨款預撥除去年已印派文學歌二萬外再輯刊各省分

會章程及志士來稿并文學歌廣爲分送至正籍一節現草籍繳到者寥寥凡各董事請起將

草籍繳到以便刊印正籍今雖半年而頽風漸挽計湖南嘉定福州廣州澳門大良陳村潮州

南海之九十六鄉皆已立有分會此事之成全在分會多立若使各省一律分立則二三年此

風可不禁而自革矣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

鳳恭賓

字永江蘇人

胡坦

字少清江蘇人

黃應乾

字公祐廣東人

黃應勲

字海縣廣東人

葉友萱

字海縣廣東人

陳和澤

字春南海縣廣東人

吳兆和

字曉江蘇人

黃鏐

字當美安徽人

葉友萱

字海縣廣東人

鄭煦

字裕山廣東人

姚張樹

字新雨廣東人

李葆常

字秀水廣東人

張士瀛

字淳江蘇人

潘飛聲

字老龍廣東人

顧埜

字臣江蘇人

陳驥

字天鵞直隸人

陶詰甡

字天鵞直隸人

萬中閔

字衡江蘇人

高凌霨

字衡江蘇人

不纏足會戊戌捐欵諸君姓氏

曾善夫

字茂才助洋人

唐鳳墀

字助洋二

高澤奮

字孝廉助洋二

元

黃峯孫茂才助洋一

元

倪藜仙茂才助洋一

元

薩韻波

字茂才助洋一

元

不纏足會告白

本報三十九冊

魏君季諸季字誤爲香四十八冊

胡君穎

之浙江山陰人誤

爲江西况君仕任况字誤爲沈

文學堂捐欵諸君姓氏

桂林

曹太史馮之妻魏恭人捐洋十元

桂林龍大令澤厚之母秦太宜人率媳廖元華捐

元

洋五十元另常年捐洋十元

番禺女子湯鳳羣捐洋五元

元

